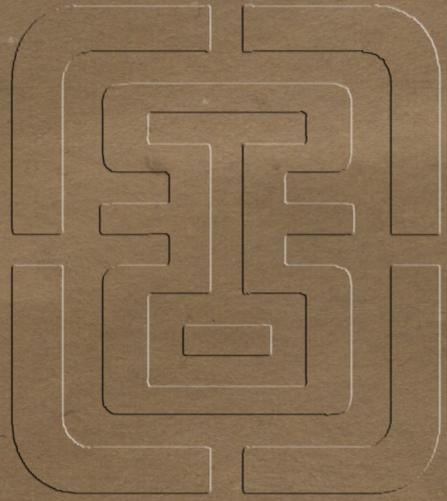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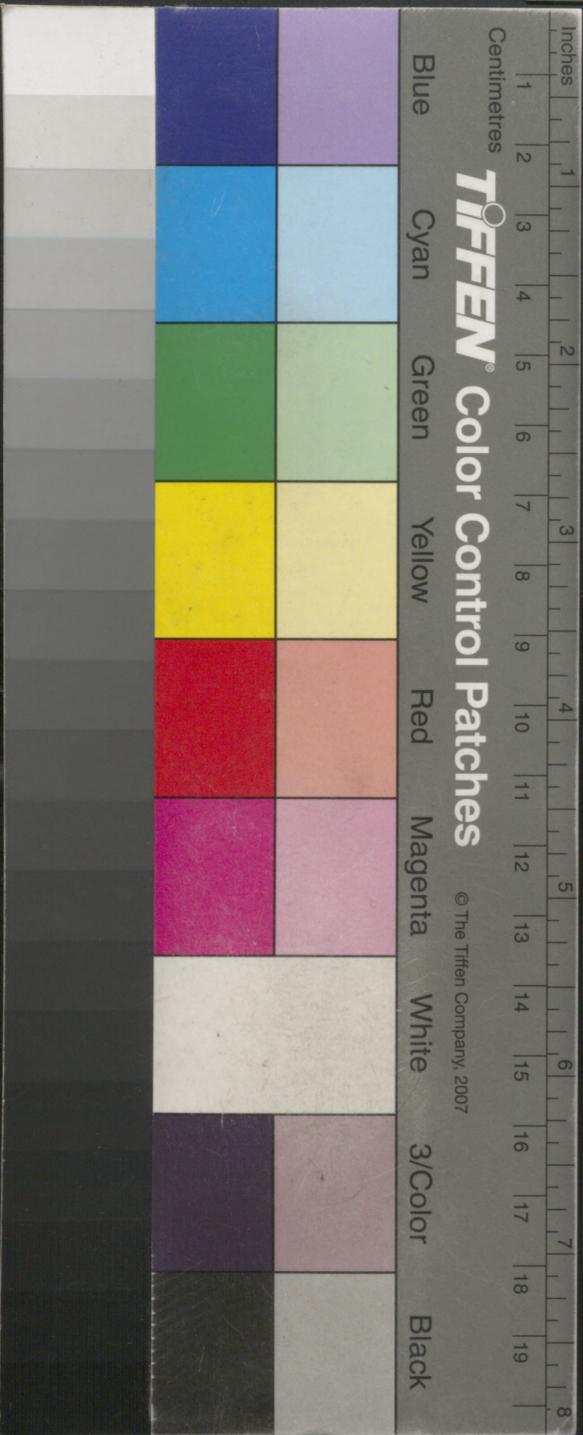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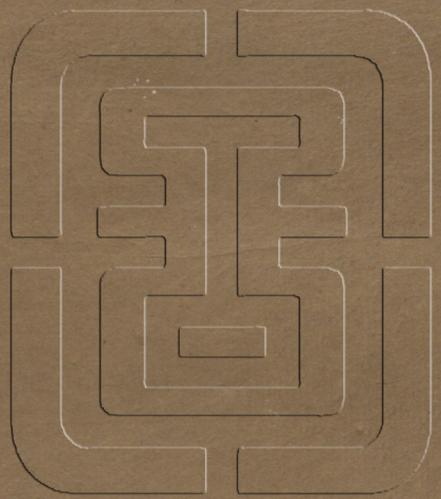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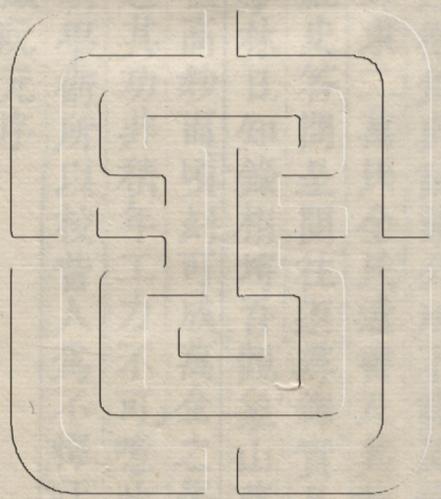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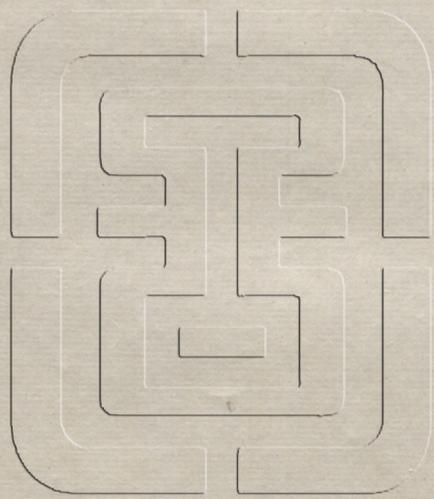
1789



鮎崎亭集  
三







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而鄞縣全謝山先生  
兼之先生舉鴻博科已官庶常不與試擬進二賦抉漢  
志唐志之微爲與試諸公所不能及精通經史故也元  
視學至鄞求二萬氏全氏遺書及其後人慈谿鄭生勳  
以先生經史答問呈闕往返尋繹實足以繼古賢啟後  
學與顧亭林日知錄相埒吾觀象山慈湖諸說如海上  
神山雖極高妙而頃刻可成萬全之學則如百尺樓臺  
實從地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可噫此  
本朝四明學術所以校昔人爲不憚迂遠也兩浙督學  
使者儀徵阮元序

以次本體中各體之類  
 顯學至理未二  
 志與志之  
 兼之共  
 麟學史本隨林三香新一  
 五以與而獲神全編山次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目錄

卷之一

易 十七條

卷之二

尚書 十八條

卷之三

詩 二十一條

卷之四

三傳 二十七條

卷之五

三禮 七條

卷之六

論語 二十五條

卷之七

大學 中庸 孟子 三十條 附爾雅八條

卷之八

諸史 三十三條

卷之九

諸史 四十六條

卷之十

諸史 四十九條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一

餘姚史夢蛟重校

易問目答董秉純

問 說易家有互體其來遠矣南軒教人且看王輔嗣胡安定王介甫三家以其不言互體也然則互體之說非與而朱子晚年頗有取焉何也

答 向來謂大傳之雜物撰德同功異位即指互體愚未敢信其必然蓋觀於多凶多功多譽多懼之語似於互體無涉然互體在春秋左氏傳已有之乃周太史之古法則自不可斥不必攀援大傳而後信也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終不能絀也特是漢儒言互祇就一卦一爻取象而未能探其

所以然直至南宋深寧王禮部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深寧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艮兌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之交相資也其義最精而愚由深寧之言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陽辟以震兌與乾坤合而成五陰辟以巽艮與乾坤合而成乃夬姤近乎純乾剝復近乎純坤故無互體而艮兌之合乾坤也為臨為遯則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乾坤也為大壯為觀則上互有艮兌至坤乾合而為

泰則下互艮而上互震乾坤合而為否則下互兌而上互巽坎離於十辟卦雖不豫而以既未濟自相互是陰陽消長之迭為用也其法象亦未嘗不天然也然則互體之說非徒以數推而以理備當聖人畫卦之初何嘗計及於此乃其既其而旁午曲中所以不流於鑿是故深寧八卦之旨即中央寄王之義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即六律還宮之義也而聖人參伍於此以之取象蓋十之五是朱子晚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於說經有自來矣是固互體之原也

問然則諸家之異同若何

答古人互體之法但於六畫中求兩互是正例也漢人

說易如剝蕉於是又有從互體以求重卦之法謂之連互蓋取兩互卦與兩正卦參錯連之下互連外體上互連內體各得一卦所謂五畫之連互也下互連內體上互連外體又各得一卦所謂四畫之連互也虞仲翔解豫曰豫初至互體比故利建侯是五畫連互之說也又曰三至上體師故利行師是四畫連互之說也間嘗以其說求之於象如訟初至五互換故初之不永二之歸遁三之無成四之即命皆能聽命於元吉之主而換其羣至終訟之上繫帶是侈三禡不改則以其在換外也晉初至五互比故有康侯之接其象皆天然者且不特經文之象多所合也即卜筮家占法亦用之宋人或筮

取妻得小過不知其說質之沙隨則曰大吉蓋內卦兼互體爲漸漸女歸吉外卦兼互體則歸妹也是誠曲而中矣至宋所傳麻衣易則又有參互之法謂除本卦之二體但以所互之上下二卦重而參之又得六畫之卦一是又一法也然此皆但於二互中離合以求之不參以他說其於古法不悖及漢上朱內翰則以二互爲未足始於互中求伏共得四卦不知正體或可言伏互體而更求其伏則支矣林黃中則謂一卦皆得八卦前四卦以兩正卦兼兩互體後四卦以兩反對卦兼兩互體夫於反對之中尚欲求互則屯即蒙蒙即屯矣是較之漢上爲更謬矣黃中又別有包體之說亦以互體分去

取則尤屬舛戾不足詰者華亭田與齋則於每卦取變卦而又於變卦之中求互其說本之沈守約不知是在占法中或可用若以解經則不可也降而至於明之瞿塘來氏雜用諸家之例愈繁愈濶而互體之學互亂近則西河毛氏亦然使南軒見之必益動色相戒掄耳而走然遂以之廢古法則又非也

問 林氏之包體若何

答 林氏之書傳於今者祇集解不載包體之說惟楊止菴嘗述之其說以爲一卦具兩互取一互畱一互取之者以致用畱之者以植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爲損益坤包乾則爲咸恒一卦包三十二

卦八卦包二百五十六卦是於易之經傳取象全無豫者故朱子於其前說嘗辨之而包體之說不及焉蓋以爲其不足詰而置之也

問 先天互體之說先生獨不道及何也

答 宋人言互體於伏於反對於變皆非古法然猶未牽纏於陳邵之圖說其以先天圖說言互體者則吳草廬也草廬之圖有隔八縮四諸法隔八者先天圖之左起乾夫歷八卦而至睽歸妹又歷八卦而至家人既濟又歷八卦而至頤復先天圖之右起姤大過歷八卦而至未濟解又歷八卦而至漸蹇又歷八卦而至剝坤左右各以二卦互一卦合六十四卦互之得十六卦也縮四

者合十六卦而互之。祇得乾坤既未濟四卦也。草廬爲是圖。不載之易纂言。而載之外翼。按外翼十八卷。是圖卽十八卷之一也。顧同時胡雲峯言互。竟與之合。二人學術。門戶不甚同。而言互則同。草廬之外翼。今已罕見。獨楊止菴嘗述之。故世但知爲雲峯之說。夫康節之言曰。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是言正體也。非言互體也。雖就康節之說。亦祇成爲康節重卦之法。而非易之法。然在康節。亦未嘗以之當互體。今如草廬之圖。是先有互體。後有正體。其謬不攻而自見矣。乃李厚菴力宗之。更參以漢人連互之法。而又變之爲環互。因舉雜卦大過一節爲例。謂自初至四爲姤。自上至

三爲漸。自五至二爲頤。自四至初爲歸妹。自三至上爲夬。本卦之畫順行。互卦之義逆轉。斯雜卦大過一節之旨也。旣未濟無可取。則又從而別爲之詞。吾聞六畫自下而上。故其互亦自下而上。卽支離其說而求之於伏於反對於變者。亦未有不自下而上者也。而謂可以析而環之。順行而逆轉之。斯則未之前聞也。是豈特於經無補。且又從而障之矣。故弗敢及也。

問 又有大卦之說若何。

答 是亦京房之說。而朱子嘗用之者。所謂中孚爲大離。小過爲大坎。是也。六子同列。何以獨舉坎離也。曰。四子之大卦。臨。大壯。遯。觀。皆在十辟。所以然者。十辟以震兌

與艮與乾坤合而成而坎離居中以運之不豫焉十辟無坎離故坎離之大卦不在十辟而別見於中孚小過舉坎離可以槩六子矣然聖人之取象則有序大抵求之正體而不得則求之互體又不得則求之大卦或反對卦或變卦故朱子於大壯取大卦之兌以解羊象而先儒以爲大壯本互兌且其諸卦相接之兌不一故六爻有四羊洪景盧曰自復進爲臨而下卦有兌三之觸藩所自也又進而爲泰而上互爲兌四之決藩所自也又進爲本卦而上互爲兌五之喪易所自也及五變爲夬而上卦又有兌上之不退不遂所自也洪氏之說校之朱子更精然則大壯之羊無需於大壯求之矣是以

師之二至上爲大震然自初至四本互震則長子弟子之象不必於大震取之晉之初至四爲大艮然自二至四本互艮則鼫鼠之象不必於大艮取之此固例也其必有兼取而後備者則如蠱是也蠱之六爻其五皆以父母爲象而求之無乾坤之體不知蠱之正體艮也巽也互體震也兌也五畫四畫之大卦坎也離也六子備矣而父母獨失位則兄弟交出而有事惟上九已際蠱之終故別爲象乃知聖人所以成卦之旨亦有取於是者是則大卦之說足以與互體參觀者也五畫之大卦間有與五畫之連互同者四畫之大卦間亦有與四畫之連互同者則皆以互體爲主也

問 近人惟南昌萬學士孺廬最善言五先生所深許也。唯是先天卦位學士亦頗用之。如先生言則斷不可用者矣。向嘗與學士論及之否。

答 學士於予深有忘年之交。說易尤多合。其論互能發前人所未及者至多。獨有偶及先天卦位者。是其不審。曩在江都同邸舍。嘗以告之。學士生平固力言陳邵之學。不可以解易。一聞予言。瞿然引過曰。卽當芟之。今學士已沒。其說尚存。或是其門人所錄。前此未定之本。非芟正之書也。蓋乾一兌二之序。出於陳邵諸子之言。自宋以前未之聞也。可據者莫如經。以父母男女之序言。始乾終兌。以春夏秋冬之序言。始震終艮。若乾一兌二

之序。其於經何所見。且三男皆少陽。三女皆少陰。而太陽何以有兌。少陰何以有震。少陽何以有巽。太陰何以有艮。此皆絕不可解者。乃既橫列以定其序。又圓列以定其位。而四正四維。究無豫於經。則又不審學易諸公。何以震而驚之。以爲千古之絕學。然其說之初起。原不過自爲一家言。而未嘗以之解經。劉長民始謂八卦圖位。乾一與坤八對。兌二與艮七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其位皆九。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也。說者引以解康節三十六宮之詩。未爲不可。而牽說卦之文以就之。則所謂天地定位者。其於四九之數。何取焉。康節始以解數。往知來之旨。

謂有已生之卦未生之卦而朱子實之曰自震至乾為已生自巽至坤為未生則又牽說卦以就圖圖之序而其實所謂數往知來者甚非經之本解也然於六十四卦之象則自來未有以此序言之者而學士於解二之三孤困初之三歲巽四之三品則皆曰三者互離之數震二之七日則曰七者互艮之數豐初之旬則曰十日為旬是合離三巽五兌二之數是殆未及致思而筆之者互體者周太史之說也乾一兌二者宋陳邵諸儒之說也此其為說必不可合要之陳邵圖學自為一家其於聖經之說皆無豫牽而合之是又一草廬矣  
問宋儒為九卦說者十餘家大率以反身脩德之義言

之若陳希夷龍圖中亦及九卦則於繫辭三陳之意無豫於是胡仲虎輩遂別立一說謂上下經適相對咸恆與乾對損益與履對困井與謙對巽兌與復對皆以下經之兩當上經之一凡十二卦而二篇卦數上下適均十二卦而僅舉其九者乾咸其始也兌其終也始終則皆畧之上卦自乾至履得卦者九下經自恆至損益得卦亦九上經自履至謙得卦者五下經自益至困井得卦亦五上經自謙至復得卦者九下經自井至巽得卦亦九此三陳之序也循環數之上經自復至下經恆得卦者九下經自巽至上經乾得卦亦九近多有是之者然否

答序卦之旨宜專從正對反對爲當蓋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爲正對而反對者五十六則上下二篇得卦各十有八無參差也倘謂乾爲上經之始咸爲下經之始而皆去之矣則復爲上經之終兌爲下經之終何以祇去兌而不去復也蓋去復則不可以言九卦而自謙至恆得卦十八不可通也且自巽至乾得卦九是又數乾矣則自復數之亦仍宜至咸而無如其得卦祇八因越咸而數恆則何以以上經又數乾蓋使自巽至履得卦十七不可通也然則所謂序卦之旨據胡氏之說牽強增減非自然之法象矣且序卦則皆宜有一定之例九卦之中或得卦九或得卦五亦無說以處此卽如戴

師愈麻衣易謂序卦當以小畜居履之後今以錯簡亂之大傳三陳九卦之序履得九謙得十五復得廿四皆與龍圖數合非偶然也是皆舉聖經以就已說而不知其爲儒林之禍其於真正微言蒙髮無補蓋皆自僞龍圖序啟之

問三十六宮之說自朱子外有謂太陰太陽之位乾一與坤八對兌二與艮七對少陰少陽之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是以配位得四九合爲三十六宮其說本於劉長民稍出康節之前有謂震坎艮皆五畫通十五畫合乾爲十八畫巽離兌皆四畫通十二畫合坤爲十八畫是以分畫得四九合爲三十六宮其說出於

六經輿論託之鄭漁仲者也。方虛谷則謂一陽起子正當天根，由是左行得一百八十日，一陰起午正當月窟，由是右行得一百八十日，十干一宮是謂三十六宮。是以先天卦氣言之，鮑魯齋則謂自復至乾爲陽辟，凡陽爻二十一，陰爻十五，自姤至坤爲陰辟，凡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奇偶相配合爲三十六宮。是以十二辟卦言之，若以朱子之說校之，孰優。

答尚不止此四家，而愚近以健忘不能舉矣。猶記先司空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少陽進而未極乎盈，少陰退而未極乎虛，數亦如之。自天一至地十爲一宮，是用九用

六三十六宮用七用八三十六宮。先宗伯曰：震坎艮爲三男，三男之畫十八，巽離兌爲三女，三女之畫十八，合六子之重卦數之，亦得三十六宮。凡此數說於義皆合，然不過就卦畫卦位卦策言之，亦不能出朱子之右。唯所聞於梨洲黃子者曰：康節所謂天根者，性也，月窟者，命也。性命雙脩，老子之學，康節自泝其希夷之傳，而其理於易無豫，則亦自述其道家之學，而其數於易無豫也。說者求之易而欲得其三十六宮者，可以不必也。其說最精，而康節之所謂三十六宮者，尚未知何所指。則黃子亦未之發也。愚偶與當塗徐檢討顯尊語及之，則欣然曰：是也。君不讀擊壤集詩乎？物外洞天三十六都

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日祇能移一宮是非三十六宮之明文乎天根月窟老氏之微言也三十六宮圖經之洞天福地也其必以復姤之說文之者猶之參同必以乾坤坎離分氣值日而究之參同之用易非聖人作易之旨也是足以為黃子易學象數論之箋疏矣檢討所著管城碩記最精博有考據

問 厚齋先生謂蔡澤引易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誠往而不能自反者也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何其許澤之深也

答 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口乘范雎之急挑而奪之是其進其得不以正也居位一無建白是其存不以正

也不過巧於退而不陷於喪亡耳細觀澤之底裏蓋以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其所為於蘇張則已黠其所得於黃老則尚粗吳禮部校國策其言畧與予合

問 厚齋於井之九三荆公解曰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之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以為語意精妙諸儒所不及而義門以為此特輔嗣清言之儔何如

答 厚齋之許固過義門以為清言亦非此數語乃荆公一生作用一生心法所謂以不求求之者即其累召不出之祕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即惠卿不加賦而用自足

結奇亭集 經史問答卷一

之秘術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而遂爲天變不足畏之邪說矣。斯荆公經義之最乖舛者也。

問厚齋謂陸希聲作易傳而不知比之匪人之訓與易相違考之唐書本傳但言希聲居位無所重輕不見他事故閻潛邱疑厚齋蓋誤以希聲爲文通是否

答希聲如何溷於文通此事見於楊文公談苑而葉石林避暑錄述之厚齋之所本也其言曰方希聲閑居時供奉僧誓光以善書得幸嘗從希聲授筆法因祈使援已寄以詩曰筆底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當時泝泝人誓光卽以名達貴幸因得名昭宗末年求士甚急故首傾倒於朱朴待希聲亦

然按之乃所謂比之匪人也潛邱多學顧未攷及此此事亦可補唐史之遺

問喻湍石曰泰之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厚齋取之而吾丈非之何也

答此言似新而實戾經旨小人道消是化小人而爲君子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爲小人也可以知其說之訛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爲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爲小人不如舊說之爲妥

問謝觀察說中孚其於虞吉有他不燕甚奇

答觀察予好友其箋經多特見然亦有好奇之病不可不審也如此條因中孚之有豚魚鶴翰音而搆扯其類

因及於燕又及於虞強以為飛走之屬誕矣  
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說程子之說了然而朱子不從何也

答陰陽趨舍凡陰未有不以從陽為慶故程子之說不可易也朱子殆欲以上文後得之得貫下得朋之得故謂當返之西南而不知得喪之際蓋有以喪為得者當從程子為是

問春秋外傳筮法貞屯悔豫皆八之說大不可曉沙隨尚不了了近世如安谿所云先生尤以為妄究竟何以解之

答貞悔之例有變爻則以本卦之卦分之無變爻則以

內卦外卦分之原不可易獨此所云貞悔則別有說章注曰內卦為貞外卦為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其兩陰爻皆不動然則是兩筮所得也蓋初筮得屯原筮得豫其二體各有震而一在內一在外皆得八焉故其曰貞屯曰悔豫謂合兩筮而共一震故分貞悔以別之後人不知竟以本卦之卦之貞悔當之宜其舛戾而難合已夫兩筮皆八一奇也兩八皆在震體又一奇也兩震皆得建侯之象又一奇也屯之八為晉豫之八為泰皆為吉兆要之二象已足不必更求之卦而了然者寧待司空季子始知之而當時筮史以為不吉宜妄人耳况夫事始之為貞事

終之為悔貞屯之震文公得國之占也。高粱之刺公宮之焚蓋猶有不寧焉。悔豫之震文公定霸之占也。陽樊城濮之勛以順動矣。其兆顯然更無事旁推而正非盡筮家貞悔之例也。及讀朱子答沙隨書亦謂似是連得兩卦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曰皆八。然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似亦未安。朱子之謂連得兩卦是也。其疑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則疑之泥者蓋兩卦之震二陰不動則以兩陰為主故曰皆八。惜乎朱子之未見及此也。倘如沙隨之說為屯之豫是三爻變也。其不變之三爻在屯亦八在豫亦八固已。夫三爻變以變為主安得尚以八稱之是在古筮家無此文也。安溪

別為之說其所謂卦以八成者於用八之旨尤謬。由今觀之則韋注內外貞悔之說本自了然。而世勿深考遂滋惑耳。

問泰之八一條此最難曉。如先儒以為六爻不變者是因董因占語。祇稱本卦彖詞故也。其說似矣。然果爾則何以云之八也。如春秋內傳僖十五年秦伯伐晉遇蠱成十六年晉厲公擊楚遇復昭七年孔成子立君遇屯家語孔子自筮遇賁乾鑿度孔子自筮遇旅是皆六爻不變者而均不云之八。則舊說託於夏商之易者其誤已見。若以為三爻皆變是泰之坤此因誤解貞屯悔豫為屯之豫而援其例總於八不可通。夫筮法以兩爻或

一爻不變始占七八則泰之八其所遇者有六四不變為觀五不變為晉上不變為萃四五不變為剝五上不變為豫四上不變為比今但云泰之八而繇詞又無所引及宜乎後世之茫然矣

答愚因此六卦推之以為當日所遇者泰之剝也蓋使其為觀為晉為萃為豫為比則不曰建侯行師即曰錫馬晝接不曰假廟即曰盥薦是皆晉公子所幾幸而不敢必之辭其為大吉更何疑不應董因總無一語及之而反有取於本卦之象惟為剝則嫌其不吉故竟不復引而別為之詞然其實由泰而剝凡事不吉而爭國則吉蓋兩爻皆不變或以為占下爻或以為占上爻亦頗

不同如是卦以爭國則當占五今泰五則帝乙歸妹剝五則貫魚以宮人寵其為得國必矣董因之見不及此而但取大往小來之說則其於泰之八何有矣近世經師亦多知舊解之非故蕭山毛檢討以為泰之豫桂林謝御史以為泰之晉則何竟不及兩象也愚故以為所遇者剝雖亦出懸揣之辭而於理近之穆姜之筮也得艮之八史以為艮之隨說者以為史有所諱故妄引隨以為言夫使不以隨實之則艮四陰之不動者孰能知其為何爻是復董因之例也

問易象用之占筮列國皆當有之何以韓宣子獨見之魯且易象何以為周禮不應當時列國皆無易象

答按此陳潛室嘗及之。潛室謂易卜筮所嘗用然掌在太易屬之太史列國蓋無此書。故左傳所載卜筮繇辭其見於列國者各不與周易同而別為一種占書。獨周史及魯所筮則皆周易正文。以此見周易惟周與魯有之。故韓宣子謂周禮在魯。潛室之言大畧得之。然所考尚有未盡者。前漢書藝文志有大次雜易八十卷。卽所謂自成一種占書者也。殆如今易林之流。杜預明言當時有雜占筮辭。但春秋時之列國非其初竟無周易筮法也。文獻不足而失之。故左傳載筮辭其用周易者則必曰以周易筮。不使與他筮混。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敬仲遇觀之否。昭公五年

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哀公九年。陽虎為趙鞅以周易筮救鄭。遇泰之需。若襄公九年。穆姜居西宮。筮得艮之隨。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叛。筮得坤之比。則雖不言以周易筮而其占皆引周易之文。是潛室所謂周易筮法。祇用於周魯可証者也。乃昭公七年。孔成子立衛靈。再筮皆以周易。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筮納王。襄公二十五年。律杼筮納室。雖不以周易筮而皆引周易之文。則不得謂列國皆不用也。特用之者少耳。閔公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僖公十五年。秦穆公筮伐晉。遇蠱。晉伯姬之筮。遇泰。遇歸妹之睽。成公十二年。晉厲公筮伐楚。遇復。皆用雜占。是潛室謂列

魚尾身  
經史問答卷一  
國筮法別爲一種占書可証者也乃閔公二年成季之  
生筮大有之乾亦引雜占則魯亦未嘗不兼用他書也  
特用周易者多耳蓋當周之初典禮流行易象一經必  
無不頒之列國者至是而或殘失不能不叅以雜占惟  
魯以周公之舊太史之藏如故此宣子所以美之也

經史問答卷一終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二

餘姚史夢蛟重校

尚書問目答董秉純

問 四岳據孔安國傳卽是羲和然據韋昭注國語則四  
岳是共工之從孫炎帝之後杜預注左傳亦曰太岳神  
農之後四岳故厚齋以爲非羲和而國語謂羲和是重  
黎之後不知是否

答 羲和爲重黎之後以呂刑証之似可信而左傳重爲  
少昊四子之一黎爲顓頊所出則皆非太岳之宗矣是  
孔注未可從者一也以二十二人之數合之則十二牧  
加以九官而太岳特以一人總四方之任適得二十二  
人又不應如羲和之分而爲四矣是孔注未可從者二

也且四岳又名太岳則豈有四人而一名者是孔注本  
可從者三也但考夏書仲康之亂征則似是時并為一  
官不知是重之後失其職而黎兼掌之抑是黎并于重  
世遠難考司馬遷所以溷稱出于重黎而不能辨也謂  
四岳即羲和亦不始于孔氏伏生大傳中已言之  
問 滎波既豬鄭賈以波為播吉文作嶠或引爾雅水自  
洛出口波或引職方豫州之浸波差則不必改字矣然  
畢竟職方爾雅將安所從

答 職方之波是也波水出霍陽入汝水詳見水經禹貢  
無治汝之文而孟子有之若明乎波為霍陽之水是即  
禹之治汝也漢人所謂治一經必合五經而訓詁之者

此也

問 淮南子言共工嘗治洪水亦見於竹書然則堯典滔

天二字蓋指治水而言適與驩兜方鳩僝功之語相合

答 是在故人龔明水嘗言之但非也淮南等所紀事多

與遺經不合大半難信竹書尤不足據亭林先生喜引

竹書最是其失但淮南所云共工治水則原有之而以

之箋滔天二字則又不可何以知共工嘗治水也國語

太子晉曰共工壅防百川墮高煙庫以害天下崇伯稱

遂共工之過則是方鳩僝功原指治水淮南之言非無

據賈逵韋昭以共工為炎帝時之共工是甚不然蓋本

文明言鯀襲共工之障水以致殛則是先後任事者而

下又言四岳卽共工從孫能佐禹以幹蠱是共工卽四凶之一無疑蓋共工治水不効鯀繼之又不効也但帝所云象恭滔天則似不以治水言蓋以史記考之則作似恭漫天古文每多通用惱與滔通慢與漫通六書之例然也故孔明曰惱漫則不能研精而孔傳以爲傲狠孔疏以爲侮上慢下然則滔天者慢天也貌恭而心險正與僞言僞行交肆其惡故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而史記亦言其淫僻不可以下文洪水滔天二字并指爲共工治水之罪狀也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以滅夏曹大家注滔漫也夫新莽亦豈有治水之事以是知古人之訓故別有屬也是在明人文氏琅琊漫抄中嘗及之

而明水之說亦未當。

問 納于大麓孔叢子謂如錄尚書之錄似未可信。

答 三代安得有錄尚書省之官是乃東漢人語孔叢所以爲後人所疑指其依託者此也且卽如所云便是百揆之任何以復出而旣是東漢以後之錄相則於風雷何豫徐仲山曰大麓乃司空之掌當時方治水故舜或親視之其說近是。

問 商容之言行孔疏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言厚齋困學紀聞引韓詩外傳一條是其行然世紀似可信外傳似不可信。

答 善哉去取之審也據韓嬰謂商容欲馮于馬徒以伐

紂而不能自以爲愚不爭而隱自以爲無勇故武王欲以爲三公而辭之夫商容仕于殷朝而欲伐紂是何舉動豈止于愚又謂不爭而隱是無勇蓋七國荒唐之徒所爲說故早已見於燕惠王貽樂間書中要之不足信商容不仕于周自是伯夷一流韓嬰之言適以污之厚齋先生亦不審耳孔疏但引世紀正是有斟酌也問章昭鄭道元以五觀卽太康之五子後人又以斟灌卽五觀若云太康之五子則賢弟也考五觀則畔臣故漢人名其地曰畔觀何不類也若云卽斟灌則又相之忠臣也何所適從

答以有扈氏與觀並稱見于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與

觀並稱見于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良亦復何說唯是以五觀遂指爲太康之五弟而因指洛汭之地爲觀則古人亦已疑之厚齋王氏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謫如也豈若世所云乎但厚齋亦但以尚書詰之而卽韋廉之說其自相悖者未盡抉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旣爲侯國則五觀者五國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應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况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汭之栖栖也是按之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腹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則誣矣然內傳尚無此語外傳始以爲夏啟之姦子夫以追隨太康之弟而反曰姦

曰畔則必其從羿而後可矣蓋嘗讀續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非夏之宗室也而況以爲太康之同母乎是足以輔厚齋之說者也

至若以斟灌卽畔觀則以皇甫士安曰夏相徙帝邶依同姓之諸侯斟灌斟尋夫斟灌在帝邶則是卽東郡之畔觀觀與灌音相同故可牽合而臣瓚又疏晰之曰斟尋在河南太康居斟尋卽尚書所云後于洛汭也相居斟灌卽東郡之灌也引汲冢古文以証之但考應劭又云斟尋在平壽京相璠曰斟灌卽在斟尋西北相去九十里杜預亦云二斟俱在北海夫臣瓚謂斟尋在洛汭按洛汭有名曰鄆中卽周大夫鄆氏所居適與洛汭合

而其去東郡之觀亦近固似可據然觀乃姚姓之國則非夏宗室之斟灌矣而靡奔有鬲收合二斟之餘燼鬲在平原正與北海近則二斟自在平壽非河南與東郡也吳斗南調停之以爲一斟初在河南爲羿所逼棄國而奔平壽是乃騎郵之詞不足信也蓋五子自是五子二斟自是二斟無從牽合而畔觀則異姓三分而勿施糾纏焉則惑解矣

曰然則相之居帝邶將誰依也曰是殆畔觀旣平之後而相遷焉而二斟以東國之賦爲之捍衛如晉文侯之輔周未嘗不可若必以爲依畔觀則觀旣畔矣而爲啓之姦子乃不數十年而又率德改行爲相之忠臣何前

後之不符也。是皆展轉附會而不能合者也。

問 亂征之篇。坡公以爲義和忠于夏。貳于羿者。故非仲康之討之也。陳直卿最稱之。其信然乎。

答 未必然也。夏本紀最殘失。但以尚書及左傳考之。太康失夏都。居洛汭。是時羿但據夏都。尚未侵及三川也。故五子須於洛汭。仲康當卽五子之。太康崩。仲康立。是時之夏。蓋如東遷之周。僅保洛汭。未必得還安邑。先儒以爲仲康爲羿所立。亦未必然。仲康雖不能除羿。然猶能自立。故命亂侯掌六師。征義和。以稍剪其黨羽。則固勝于周之平桓諸王矣。仲康崩。帝相更辱羿。始吞并及三川。而相因遷於帝邱。則羿篡夏之局。遂成矣。讀五

子之歌。而知仲康之能自立也。其卒未能除羿者。天未厭亂。惡貫或有待也。坡公之論。雖奇。須知夏史。豈有尚錄羿書者乎。

問 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而先生以爲八人。未知所出。

答 左傳。凡蔣邢茅胙祭。支子凡六。則合禽父而七。固自有據。不知尚有世襲周公之爵者。厲王時。周定公以共和有大功。而左傳亦累有周公爲太宰。非八人乎。蓋禽父以元子受魯公。而次子世爲周公。其餘如凡如祭如胙如茅。皆封畿內。邢蔣則封于外。按水經注。則凡亦外諸侯也。

問 厚齋先生引坊記注君陳乃禽父之弟也而惜其他無所考潛邱又引詩譜以為次子世守采地者如先生言得非即周公乎

答 亦未可遽定也坡公以為君陳蓋如君奭君牙之儔難確証其為周公之子然要之叔旦之後非七人則已明矣

問 水心先生謂惟辟作福三句箕子之言亦可疑意者殷之末造紂雖諸事自專而臣下必有竊其威福者故作此語不然箕子不應為此言也愚意箕子之說所以戒枋臣水心之說所以戒昏主足以相輔而不相悖是

各 賢者之說甚善然三代而後人君日驕則水心詰箕

子是乃極有關係之言畢竟二典說得圓融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人君奉天而已刑賞原非已所得主然則惟辟而曰作福便不本天命曰作威便不本天討何嘗不凶于而身害于而國也箕子于此一層未拈出也且惟辟而曰作福即有竊惟辟之福以作福者曰作威即有竊惟辟之威以作威者而且其始也竊而行之其究也肆無忌憚而作之皆由于惟辟之不知奉天而以威福為己作也然箕子于上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所謂王道王路即是天命天討其義亦自互相備豈知後世人君專奉

此三語為聖書而帝王兢業之心絕矣。惟辟玉食句尤有疵。先儒謂荆公豐亨豫大之說誤本於周禮。惟王不會一語不知洪範此語亦自與此互有瓜葛也。

問呂覽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成王卜成周其命龜曰使予有罪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淮南子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為能持滿劉敬傳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德易王無德易亡或以為武王或成王顧不見於營洛之篇何也

答是乃後世附會之言周公營東都不過以為朝會之

地未嘗令後王遷居之也。果爾則王公設險守國之言不應見之易矣。蓋設險守國前王所以為子孫計也在德不在險。後王所以自省也。其言各有當。聖王固無私其後世。長有天下之心。然亦豈有聽其易亡之理。若五行之山乃太行也。其地雖險而過於阨塞。自不可以為都會。非謂其難亡也。三代以至今。太行之國孰不亡。而謂伐之難者。

問召公年一百八十見於論衡信否。

答此是傳聞之語。召公或謂是文王之庶子。或謂但是同姓。俱不可考。然要之其年則當與武周相肩隨。當成王之初。召公亦不下九十。歷成至康。不過四十餘年。而

康王即位之後召公不見則已薨矣周初諸老固多年然周公九十九歲太公百二十餘歲畢公亦壽考要之無及昭王之世者若百八十則及見膠舟之變矣非召公之幸也

問左傳引洪範為商書何也

答是蓋殷之遺民所稱而後人因之者蓋曰惟十有三祀則雖以為商書可也微子微仲終其二世不稱宋公亦猶洪範之稱商書也商之異姓臣子如膠鬲如商容亦皆冥鴻蜚遞不獨西山之老可謂盛矣

問史記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獨太公強之

按尚書孔疏亦引六韜龜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

筮不踰人矣厚齋謂六韜非太公所作不足信按尚書朕夢協朕卜則六韜之妄明也

答引泰誓以詰六韜甚佳左傳昭七年衛史朝已及之

矣然愚更有說于此武王救民水火之中所信者天并不必卜不必夢也託夢卜以堅衆心則所自信者反薄矣故呂覽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而顧亭林疑泰誓之為偽者此也

湯之放桀而有懋德自是高于武王梨洲黃氏曰有湯之慙然後君臣之分著而人知故國之不可以遽剪有虺之誥然後揖遜征誅之道一而人知獨夫之不可以橫行其言最精武王遜湯正在此周公之作多士曰非

我小國敢弋殷命則亦似爲武王補此一節口過斯周公之功所以大。

問漢魏十四家六宗之說錯出不一若何折衷。

答類上帝首及皇天后土也則禋六宗當爲天神而後望山川以及地示然後遍于羣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及山川又或指人鬼而言非雜復則凌亂矣六宗則當實舉其目而或名雖六而實不副或自以其意合爲六或反多于六者之外是信口解經也故犯此數者之說則其譌誤不必詳詰而已見是以伏生之天地四時其說甚古然于類帝有複歐陽和伯變其說以爲在天地四方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而李邵以爲六合之間劉邵

以爲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宗孟康以爲天地間遊神則皆歐陽之說無可宗而強宗之揚雄所謂神遊六宗者也孔安國引祭法以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則寒暑卽時也幽雩乃有事而祈禱非大祭也說者以爲本之孔子劉昭曰使其果出孔子將後儒亦無復紛然者矣劉歆孔光王肅以爲水火雷風山澤是乾坤之六子則兼山川而祭之賈逵之天宗以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地宗以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同此失也康成以周官小宗伯四郊注中之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則自司中而下皆星也六宗祗二宗虞喜以地有五總五爲一以成六劉昭取之則六宗祗

一宗司馬彪以日月星辰之屬爲天宗社稷五祀之屬爲地宗四方五帝之屬爲四方宗是并羣神皆豫矣而覈之則六宗祇三宗若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張廸以爲六代帝王則無論是何時曾備七廟之制與否其六代果爲何帝何王而要之不應以人鬼列于山川之上若宋儒羅泌以爲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則無論經文之上下皆凌犯而亦輕重不以其倫明陶安以爲類上帝乃祭天禮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數也則又本虞喜之說而少變之方以智以爲五友實有六神曰重爲句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曰脩曰熙爲元冥曰勾龍爲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豈容別列爲宗

近如惠學士士奇以古尚書伊訓及周禮之方明爲六宗以其上元下黃前青後黑左赤右白實備六合之氣則亦上下四旁之說而況是時尚未必有方明之祀杭編修世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亦少變伏歐之說者然天地已見于類帝而四嶽則望山之所首及也沈徵君形以爲六府亦非天神之屬皆不免於上下文有牴牾故愚嘗謂盧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其義甚長而特是天宗之目不著則孔鄭兩家之說皆得附之而無以見其爲六然則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卽左傳之六物也六物者曰歲謂太歲也曰時謂四時曰日曰月曰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

天神之屬無有過於此六者有時舉四時而析之與歲日月星辰並列則謂之九紀逸周書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二宿三日四月五春六夏七秋八冬九歲又曰九星周書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王深寧曰九星卽九紀也有時舉歲日月星辰而不及時則謂之五位國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蓋舉五位而知其時之爲冬也有時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歲時則曰四類深寧解周禮之四類以此四者當之蓋舉四者而歲時從可知也有時舉日月星而不及三者則曰三光又曰三辰蓋以日月該歲時以星該辰也是皆隨意錯舉者若祭則必

定爲六故曰六宗尚書之禋禋此六者月令之祈年亦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之說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祭以月日月不宜尚在六宗何與曰是亦不然日月配天不宜列六宗嶽瀆配地何以列望祀也是又不足謂也

問今文尚書傳以七政爲七始古文尚書傳以七政爲七緯歷代言尚書者多主七緯而葉夢得尤詆伏生之言近世李穆堂詹事攻古文之僞乃力主七始之說然不知古文孔傳無舜典今文孔傳舜典一篇乃王肅本而康成解書已主七緯鄭王皆伏氏之學則于孔傳無豫也是否

答七律出于國語以配七始又謂之七元見劉昭注漢志其說最古隋志亦曰七衡但春夏秋冬不應與天地人並列爲七蓋四時皆天運而人事成之言天地人則四者在其中矣况璣衡亦祇可用于天耳其于地則土圭水臬別有其器而于人則竟無所用之不若七緯之于璣衡爲切也卽七律亦不應配七始也記不云乎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二變者五音之餘耳今以天地人配宮商角而徵羽合二變以隸四時則參錯不齊非自然之法象矣是雖出于周秦諸儒之說而實則不足爲據者也若謂五星之名始見于甘石唐虞時所未有則不足以難鄭氏五星之以五行爲名始

于甘石要之熒惑歲填太白諸象昭回于天者非甘石始有也經文未嘗有五星之目而撫于五辰則卽尚書語也以日月五辰言七政何不可之與有故愚以爲七政當以鄭氏之說爲長若漢以後人言七律亦有不用七始而配七緯者五代會要王仁裕曰黃鍾爲土太簇爲金姑洗爲木林鍾爲火南呂爲水應鍾爲月蕤賓爲日謂之七宗則并七律而亦以七緯配矣然五正音反配五辰而二變反配二曜則豈有二曜而反爲五辰之餘者斯其說亦未合要之七政之爲七緯非七始確然無疑而七律則在國語祇以自子至午之七同當之不必以七始相牽合也若史記以北斗七星爲七政馬融

用之。然其說亦謂北斗七星第一主日，法天，二主月，法地，三命火，主熒惑，四煞土，主填，五伐水，主辰，六危木，主歲，七罰金，主太白，則亦本七緯而言，並非以璣衡二星爲附會，是又可以見七始之說自伏生以後未有用之者也。若漢志引益稷篇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而以末三字作七始，則更失之。蓋使專以七始言七政，則是六律五聲八音之所從生，不應反序其下。若以七始卽七律，則二變聲作于牧野，而歌南薰之時無有也。

問古之言三江者極多以沈存中之該博亦云莫知孰爲三江者故前輩以爲按今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漢所行大河以求九河必不可得此最合聖人闕如之

自然羣說之紛綸要不可不考也。

答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爲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于漢陽合流凡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會數千里而入海卽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况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遊全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爲南江指承陽江荆谿諸水爲中江指大江爲北江司

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荆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今之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既塞。是地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

上桐水過安吉縣。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旣爲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朏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于經者。蓋地志以松江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酈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山居其中。則爲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之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禹貢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海。夫合爲一江。

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別之說輔之古之言  
水味者本諸唐許敬宗但大禹非陸羽一種人物則蔡  
九峯之所難不可謂其非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盛宏  
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至尋  
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  
徐州名爲北江入海此本漢地理志舊注岷山爲大江  
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原而三目今載在  
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則仍一江非三江  
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之委一以爲  
原暮四朝三不甚遠也則荊州記之說亦非也賈公彥  
周禮疏襲孔鄭之說而又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

東行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  
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  
禮疏之說亦非也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三江者  
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江大江所出岷山中江所  
出岷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嘗以之言禹貢之三  
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曷不向上流尋  
討蓋三江發原于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  
用修多學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  
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而荆而紀之揚况山海經安  
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  
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

尤者也。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大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杲之吳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專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峯皆以爲然。但據諸書皆云三江口，而不以爲三江。况東婁爲吳松支港，近在一叢，故孔仲達卽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吳都賦注，則東江婁江並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

婁二江至今無攷。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虞氏志林謂松江到彭蠡，分爲三道。其所謂三道者，大抵卽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紕繆之甚者。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旣入大江，卽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之水，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予嘗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二江者。考之吳志，有白蜆江、笠澤江。意者卽古所謂三江者耶。不知白蜆江卽東江，笠澤江卽松江。東發旣失記張氏原注，而又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太湖之下三江，其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爲松江，東南爲婁江，北爲東江。一謂太湖之下原

有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婁江東江之未足以當三江而別設一疑軍以岐之究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又欲爲之辭而不得者也若韋曜則又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于是南及松江又南則及浙江又南則及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又東逕始寧又東逕曹江然後返永興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浙江浦江剡江爲三江則浦江原不過浙江之附庸而剡江并不能與浦江並大江以東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

爲韋曜之言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卽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爲兩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蔡傳旁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明矣况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

江北江南江者已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  
庾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足該之浙江入則  
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已  
足該之蓋既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  
廢也嘗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  
西渚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  
頭而北黃魚塚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  
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迹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  
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以表荆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  
宗之文尚兼漢水言之至揚始有專尊况自南康至海  
門直下千五百里不得專屬之荆也試以禹貢書法言

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倘謂著之一方  
即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  
合諸侯于會稽在攝位以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  
不得豫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衆流不應獨遺浙江  
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  
於導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畧之耳若顧寧人疑古所  
謂中江北江南江即景純所謂三江北江今之揚子江  
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會為滙蓋指固城石臼  
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唐江也則  
愚又未敢以為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楚開以  
運糧者况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若胡舛

明既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爲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大湖入海者爲中江合岷山爲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卽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浙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旣不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臚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其揣度之詞矣景純之說黃文叔頗不以爲然其後季氏罔始引之東滙澤陳氏暢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

問 昔陸文安公在荆門以皇極講義代醮事發明自求多福之理軍民感動朱子摘其講義中大中之說力詆

之以爲荆門之教是乃歛六極也愚以爲陸子於從宜從俗之中而寓修道修教之旨不必以訓詁之屑屑從而長短其間且朱子謂近人言大中者多爲含宏寬大之言其弊將爲漢元唐代此其說謂有爲言之則可若因後世之弊而遂謂大中之不可以解經無乃過乎

答

是固然矣然後儒之排朱子者必欲以皇極爲大中

以爲漢唐以來舊解盡同者則愚又未敢以爲信也據謂皇之爲大六經皆然未有訓君字者惟大雅皇王烝哉顧命皇后憑玉几呂刑皇帝清問下民皆與君字相近而實皆訓大卽王字亦訓大如王父稱大父也愚不敢遠引卽以漢儒尚書之學証之洪範五行傳皇之不

極是謂不建繼之曰皇君也極中也康成據大傳皇作王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極中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為中和之政也傳又曰時則有射妖康成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矣傳又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康成曰夏侯勝說伐宜為代君行不由常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恆耆其毒以賢代之漢書有曰皇極王氣之極然則漢人之以皇訓君伏生言之大夏侯劉向言之鄭氏亦言之其以為大者祇孔氏耳孔氏之說不先於伏氏是固不必以六經之皇無訓君者而

遂強洪範而就之也若夫六書之旨則爾雅釋詁曰皇君也是亦小學之書之最古者也或謂皇極一疇所以稱人主者並曰汝而獨皇建其有極惟皇作極皇則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四語稱君以為不類則古人文例恐又不當以此論之也朱子謂如孔注則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皆不成語或以為是乃古人詰屈之辭夫辭之詰屈無傷然惟大作中則大與中有兩層其言支離而難通矣是故極之訓中可也而皇則必以君解之且愚嘗讀後漢書而更有悟焉馬融對策引書說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辰在地為大君蔡邕對詔問曰皇之不極惟建大中之道則其救也然則即如孔傳亦豈能離

君而言之哉。愚生平於解經未嘗敢專主一家之說。以啟口舌之爭。但求其是而已。故謂陸子以大中言皇極。而遂有妨於治道。此說之必不可通者。若皇極之解。則固當宗朱子。鄭筠谷宮贊嘗不滿朱子皇極之說。謂予曰。是殆爲建中靖國言之也。予疑汴京之事已遠。朱子所指未必在此。偶讀周正字南仲對策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者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辨講習是爲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于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

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旣立。爭爲畏避。遷就迎合。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而罵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相爲黨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

操執者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闕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大禍始于道學終于皇極矣乃知朱子所指直是當時鄭丙一流議論然以此譏陸子得非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耶

經史問答卷二終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三

餘姚史夢蛟重校

詩問目答張炳

問 正樂正詩或分爲二或合爲一先生謂正詩乃正樂

中事蓋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懸不應用於諸侯曲懸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繳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冷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最大者在雅

頌之失所此最爲詳盡曲當唯是雅頌之所先生歷舉  
左傳大戴投壺并石林葉氏竹村馬氏以及毛傳異同  
幸科分而條晰之

答今人所共知者如左傳甯武子之湛露彤弓其一條  
也叔孫穆子之肆夏文王其一條也是皆雅之失所者  
也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  
鵲巢采蘋采芣伐檀白駒騶虞也又八篇廢不可歌其  
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按投壺之文最古故列於  
經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  
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者二也  
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貍首據康成以爲曾孫

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亦列之雅不  
可曉者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亦列之雅不可曉者四  
也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溷於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溷於  
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溷於變雅猶之可也遂溷入於正  
雅不可也至若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  
五帝之遺聲則康成以爲商頌者謬齊者三代之遺聲  
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投壺亦竟指爲雅詩不可解者  
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固不僅如左傳所云也攷之  
漢晉之世尚仍投壺之說用之廟堂是孔子雖曾正之  
而世莫知改可嘆也若石林葉氏之言尤前人所未發  
者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

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之以爲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之以爲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此蓋本於劉炫以正杜預之謬。而以解雅之失所最精。袁清容曰。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於何草不黃矣。鹿鳴至於菁莪皆美詩。何言乎周德之衰乎。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於召旻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者小雅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接清容似未見石林之說。而適與之合。然諸書所言皆是雅之失所。若頌之失所。則石林亦頗鶻突。愚以毛傳攷之。絲衣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

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賚。武又先於桓。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所也。而尤善者。竹村馬氏之言。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而何以溷入於雅。天子取以享穆叔尚然。況其餘乎。蓋魯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之。夾深曰。南溷於雅。猶之可也。頌溷於雅。不可也。

問然則商齊之詩何詩也。

答竹村嘗言康衢風之祖也。喜起南風雅之祖也。五子

之歌變聲之祖也是皆商齊之遺也以是推之卽放齋所云太始天元之策包義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闕康衢之民謠古詩所始者也皆商聲也蓋商聲有正而無變齊聲則有正變二者大傳所云大訓大化九原六府皆禹樂章而九辯見於山經統之則九功九德之九歌也呂覽所云晨露是湯樂章皆雅之祖也五子之歌以下變聲日多如麥秀如采薇如微子之閔殷如祈韶皆變聲也則皆齊聲也其中或多依託故夫子不錄

問然則程文簡公泰之謂詩除雅頌南幽之外皆不入樂顧亭林力宗之而先生不以爲然何也

答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是乃泰之謬語也特宗廟朝

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屬於樂府則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焉不謂之樂而何古者四夷之樂尚陳於天子之廷况列國之風乎亭林於是乎失言况變風亦槩而言之衛風之淇澳鄭風之緇衣齊風之鷄鳴秦風之同袍同澤其中未嘗無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清容曰亦有非祭祀告神之詩而謂之頌者敬之小瑟振鷺閔予小子諸篇是也按此非頌而附於頌者以其不類雅之音節也試取諸詩讀之可見

問野處洪文敏公曰衛宣公父子事毛詩左氏皆有之但宣公以隱公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一月

魚尾三集 卷之三  
卒凡十九年姑以嗣位之始卽行烝亂而急子卽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旣娶而要之生壽及朔一能救兄一能奪嫡皆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是十九年中如何消破野處之言如此何以解之

答 是在春秋孔疏中已及之蓋宣公乃莊公之庶子而夷姜則莊公之諸姬也莊公卒長子桓公在位十六年方有州吁之難而宣公立則烝亂之行當在前十六年之中有子可以及冠魚網離鴻卽宣公嗣位初年事也其年足以相副矣雖然愚尚有以補孔疏之遺者桓公在位則先君之嬪御自尚在宮中宣公方爲公子而謂出入宮中烝及夷姜公然生子則宮政不應如此之淫

蕩也桓公當早被鶉奔之刺矣故此事畢竟可疑史記以夷姜爲宣公之夫人而毛西河力主之亦因此疑竇而求解之然凡史記與左氏異者大抵左氏是而史記非且此等大事左氏不應無據而妄爲此言惜乎孔疏未及也是亦但可闕之以爲疑案者也

問 唐風楊水諸詩序與史記合華谷嚴氏以爲不然考之左氏則似華谷之言爲是朱子仍依序說蓋華谷後朱子而生未得見其詩緝也先生以爲然否

答 曲沃自桓叔至武公祖孫三世竭七十年之力而得晉皆由晉之遺臣故老不肯易心故耳是真陶唐之遺民而文侯乃心王室之餘澤也詩序史記之言俱謬今

魚土西集 卷之三 五  
以其曲折次之平王三十二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桓叔將入晉人攻之桓叔敗歸晉人誅潘父立孝侯由是終桓叔之世不得逞此一舉也四十七年莊伯弑孝侯晉人不受命逐之而立鄂侯是再舉也桓王元年莊伯伐晉而鄂侯敗之乘勝追之焚其禾此事不見於左傳而史記有之曲沃懼而請成是三舉也二年莊伯合鄭邢之師請王旅以臨晉鄂侯奔隨而晉人立哀侯以拒之是四舉也三年晉之九宗五正復逆鄂侯入晉使與哀侯分國而治其不忘故君如此十二年陘庭召釁哀侯被俘晉人立小子侯以拒之是五舉也十六年曲沃又誘小子侯殺之而周救之晉人以王命立哀

侯之弟是六舉也於是又拒守二十七年力竭而亡而猶需賂取王命以脅之始得從然則以爲將叛而歸者豈其然乎當是時曲沃豈無禮至之徒而要之九宗五正不可以潘父及陘庭之叛者槩而誣之是則華谷之言確然不易者也故近日平湖陸氏曰素衣朱襪從子于沃蓋發潘父輩之陰謀以告其君使得爲防也彼其之子則外之也

問朱竹垞曰劉向所述皆魯詩未知果否其亦有所據

否

答劉向是楚元王交之後元王曾與申公同受業於浮邱伯之門故以向守家學必是魯詩然愚以爲未可信

劉氏父子皆治春秋而歆已難向之說矣安在向必守交之說也向之學極博其說詩考之儒林傳不言所師在三家中未敢定其為何詩也竹垞之說本之深寧然以黍離為衛急壽二子所作見於新序而先儒以為是齊詩則不墨守申公之說矣

問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朱子曰近辭也其義頗不可曉李厚菴曰往保南土王舅是近亦是強為之詞嚴華谷訓作已皆難通幸明示之

答華谷之釋即朱子之釋也蓋毛傳本訓作已康成曰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孔疏嘆而送之往去已此王舅也近已其聲相近陸氏釋文近讀作記是華谷與

朱子本同也按詩彼其之子之其一作記亦有用本字者園有桃詩也有轉作忌字者大叔于田詩也有轉作近字者是詩是也往近猶云往矣也朱子用其解而遺其音以致後人不曉而厚菴則不知而漫釋之

問蒹葭之詩序曰刺襄公也朱子曰不知其何所指厚齋則曰感霜露也近日李天生以為秦人思宗周在水一方指洛京也竹垞稱之謂前人所未發而先生曰亦曾有道過者敢問所出

答天生秦人以是歸美秦俗之厚在天生固屬自得之言而魏仲雪早嘗及之其曰秦人不復見周室威儀而隱然有美人之感也然則以序參之曰刺襄公者亦是

蓋試讀秦風急公勇戰之意固其招八州而朝同列之兆而寺人媚子亦屬景監趙高之徵先王之有勇知方者不若是也詩人以是益矐懷於故國也朱謀埠曰是故老之遁跡者刺襄公不能招致之亦互相發也厚齋之言更蹈空

問南軒於渭陽之詩何責康公之深也

答宋儒每多迂刻之論而宣公最少若此條則犯之矣令狐之役晉負秦秦不負晉也康公之送雍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是以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卒依然渭陽之餘情也晉人乞君秦人答之有何覲覲而以爲怨欲害乎良心則似不讀左傳矣如宣公言將晉人召雍而

康公留之不遣乎以是爲論世則不可謂非一言之不知也已

問左傳楚子之言以賚爲大武之三章以桓爲大武之六章以武爲大武之卒章杜元凱曰不合於今頌次第蓋楚樂歌之次第孔仲達曰今頌次第桓八賚九按毛傳八九之次未聞

答仲達蓋取三十一篇合數其所告於武王者而次第之皆以爲大武之樂昊天有成命第一毛傳不以爲兼祭成王之詩時邁第二執競第三毛詩不以爲兼祭成王之詩有瞽第四載見

第五武第六酌第七桓第八賚第九也然以序攷之則似止以於皇武王一篇爲武并賚與桓皆不以爲武也

况酌卽是勺，別是舞名，見於內則，則不在大武之內，而昊天執競二詩，確是康王以後之詩，則是三六之次，固非八九之次，亦非也。且武在第六，何也是所當闕者也。問：漆水有三，而見於經者，惟鄭之漆，先生以為祇二漆，鄭之水當作潛，是據說文，不知他尚有所證否。答：漆水在說文，以出桂陽之臨武者當之，而水經注汝水篇亦有出平輿之漆，所謂二漆者也。鄭之水，說文本作潛，水經亦作潛，說文引詩亦作潛，水經引國語亦作潛，以是知古文皆不作漆也。故陸氏釋文亦疑焉。今以其音為漆，而遂溷之，盡改詩及春秋內外傳，并孟子之潛，皆作漆，誤也。故水經注雖多譌謬，然不可廢者，此類

是也。潛水一名郟水，故檜國也。程克齋因此以為一名澮水，則又非也。澮水在河東，見水經注汾水篇，而澮水在淮南，亦一名澮，以澮為澮，豈可乎。克齋精於釋地，不知何以失之。

問：亭林先生謂薄伐玁狁之太原，非尚書之太原。按朱呂嚴三家，皆以為卽今陽曲，而亭林力非之，是否。

答：亭林是也。周之畿內，自有太原，故宣王料民於太原。若以晉之太原當之，則踰河而東，以料民於藩國，有是理乎。爾雅廣平曰原，公羊傳上平曰原，尚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蓋太原字義，原不必有定在春秋說題辭。高平曰太原，斯平涼一帶，所以亦有太原之名。

先儒所以謂太原爲陽曲者孔穎達曰杜氏謂千畝在  
西河之介休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按左傳晉文  
侯弟以千畝之戰生則千畝似晉地也而九域志古京  
陵在汾州宣王北伐獫狁時所立則亦以太原爲晉陽  
也予謂周之畿內蓋亦別有若干畝者非卽西河之介  
休其時晉人或以勤王至畿內戰于千畝而成師生亦  
未可定蓋千畝乃籍田亦應在畿內不應渡河而東卜  
地于介休是皆當闕如者也

問漆沮二水禹貢與詩並有之然其說不一漢志右扶  
風有漆縣漆水在西東入渭闕駟十三州志亦同是漆  
水也水經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入洛是沮水也王

厚齋曰據此則沮自沮漆自漆而孔氏引水經沮水俗  
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此則名稱相亂諸家以爲扶  
風之漆與北地之沮當爲二扶風是漆水北地是沮水  
之一名漆沮水者蓋扶風之漆至岐入渭在豐水之上  
流而尚書渭水會豐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乃在  
豐水之下流是書之漆沮非詩之漆也詩之漆沮是二  
水而書之漆沮是一水卽詩之沮也然水經之沮入洛  
而尚書之漆沮入渭孔安國謂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  
卽洛也又何入之有當闕之以俟知者以厚齋之精於  
釋地顧終不能定此惑不知先生之說詩說書說水經  
何以和會而折衷之

答漆是漆沮是沮洛是洛三水各有源流無可疑不得混而為一然漆入沮故世有呼沮水為漆沮水者漆沮皆入洛故世有呼漆沮水即為洛水者段昌武嚴粲之說所由疑也段氏竟謂漆沮有一一在上流一在下流非也程泰之曰沮水按宋氏長安志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之正派也漆水按宋氏長安志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漆沮會合之地而洛水出自北地歸德縣臨戎夷中至馮翊懷德縣入渭懷德者今同州之衙縣也然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合於沮沮在漆西受漆而南遂東合於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

同州而始合泰之所言視厚齋為了當前人疑入渭入洛之異者不知入洛則由洛以入渭矣杜岐公曰謂漆沮為洛者以三水合流也此最足鑿括若張守節曰漆沮二水源在雍州之西其名洛水者源在雍州之東此實段氏嚴氏之疑所由出不知洛水本在漆沮二水之東其後由東而西遂合為一又何害乎唯是洛水之名始見於周禮職方氏泰之以為秦漢時始有此水則不審

問道元於漆水篇引禹本紀之文云導渭水東北至涇

又東逕漆沮入于洛其言與禹貢悖

答禹本紀乃太史公所不采然是亦必非禹本紀之文

以禹時尚無北地之洛水也。卽以職方而後之水道言之。洛入渭不聞渭入洛。禹本紀安得爲此言。道元好采異聞以示博。而不審眞妄。嘗有此失。

問據道元則濁谷水亦謂之漆水。而又引柴渠水之入岐者以存疑。然則漆水自不止一水也。

答漆水或有同名者。固未可定。然尚書及詩所指漆。則皆是一水。不必援他小水以亂之。

問厚齋不特謂漆沮二水有二。并謂洛水有二。其說亦本之括地志。不知是否。

答是非括地志之謬也。乃張守節之謬也。括地志曰。洛水出慶州至華陰入渭。卽漆沮水。而張守節辨之曰。非

古公所度漆沮。厚齋因本之。引易祓曰。漢志馮翊之懷德。荆山在其縣西。正洛水之源也。是卽禹貢之漆沮。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有白旋山。洛水所出。因以名縣。東南流至同州澄城縣。其去懷德亦近。則大謬矣。洛州出於慶州之白旋山。至懷德之荆山。而入渭。今以荆山別爲一洛之源。豈非囁語。厚齋謂雅詩瞻彼洛矣之洛。是雍州之洛是矣。而忽有此失。不可解也。

問先生謂鄭之漆水。古文作澗。秦之沮水。古文作澗。皆本說文。按今水經。漆作澗。而沮不作澗。

答舊本亦自作澗。今誤耳。小司馬索隱引水經澗水出北平直路縣。是唐本之不悖於說文者也。說文曰。北地

瀘水盧聲漢中沮水且聲其了了如此蓋沮水有三一  
是沔漢之沮一是沮漳之沮亦作唯一是灘沮之沮而  
地志元氏縣下沮水是泝水之誤文不知尚書毛詩史  
漢水經何以一變而關中之瀘皆盡誤而為沮

問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序曰刺康公用兵也詩無刺意  
其說固非朱子引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  
盛時而稱先王此蓋以小戎諸詩之意申之其說似勝  
於序而先生曰穆公之詩何所見與

答 讀詩則所謂王者是指時王非先王也蘇氏之言未  
覈况其曰與子是明有同事者蓋當襄王在汜穆公師  
於河上將以納王其曰與子指晉人言之也故曰同袍

同仇同澤同裳穆公是舉最佳不知何以竟為晉人所  
辭而中道歸去晉人固諫欲專勤王之勛而穆公拙矣  
然其心則固可取也予嘗謂穆公生平之事惟此舉足  
傳

問 唐風杖杜章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其與魏風彼汾  
章彼其之子殊異乎公行疑皆是諷晉之無公族也先  
儒曾有言之者否

答 東萊呂氏當言之蓋晉人亡國之禍遠在二百餘年  
之後而實兆於此晉自桓叔不逞弑宗國之君者五而  
後有晉其心惟恐宗室之中有效尤而出者故獻公今  
日殺富子明日殺游氏之二子尋盡殺羣公子以士為

魚城正身 卷之四 三  
爲密勿之功臣而不知轉盼間驪姬殺申生矣逐重耳  
夷吾矣詛無畜羣公子矣乃又轉盼間三公子之徒殺  
奚齊矣殺卓子矣夷吾立幾殺重耳矣重耳殺圉矣以  
重耳之賢不能革此淫詛四散其諸子轉盼間爭國樂  
死矣雍逐矣黑臀繼靈周繼厲俱自外至於是以六卿  
之子弟充公族是彼汾之詩所爲刺也而要皆獻公啟  
之啟獻公者桓叔也春秋之國如楚如衛如宋如鄭皆  
得宗卿之力魯之三家雖不道然終未嘗篡國晉用六  
卿而先亡齊用田氏而先亡豈無他人之謂也或疑唐  
魏之詩無及獻公以後者則甚不然變風終於陳靈何  
以唐魏二國獨無乎

問 顧亭林謂唐叔所封以至翼侯之亡疑皆在翼不在  
晉陽然則燹父何以改國號曰晉乎唐城畢竟安在

答 旣改唐曰晉則其在晉陽可知然亭林之言亦自有  
故難以口舌辨也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一在并州晉  
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  
里是平陽之唐城相去七百餘里而史記晉世家謂唐  
叔封於河汾之東則當在平陽張守節亦主此說若太  
原則在河汾之西矣故亭林疑唐叔本封在翼者以此  
故也但燹父之改唐曰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而詩譜  
明曰穆侯始遷於翼則史記所謂河汾之東者未可信  
矣而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旣遷之後不忘其故而築

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耳至於晉自唐叔以後靖侯以前年數且不可考何況其他則其中必累遷而至翼亦必無一徙而相去七百餘里也亭林於括地志之唐城引其一遺其一則稍未覈也問竹村馬氏曰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宴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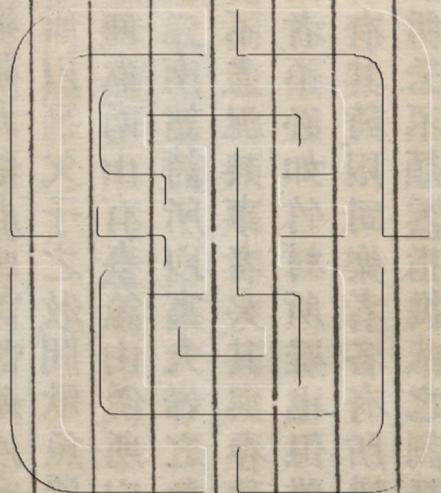
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饗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諷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閒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

侯用之文王大明。繇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禮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爲合宜。竹村之疑前人所未及也。何以晰之。

答以古禮言。則必每樂各有所歌之詩。但今不可得而盡攷。以春秋之世之禮言。則容有斷章而取義者。原未必盡合於古。此雖於經傳無明文。而可以意推而得之。

者也。但鄉飲酒禮所歌。亦正不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亦正不必車攻吉日之屬。則以其義之所該者大。陳晉之曰。鄉射升歌鹿鳴諸詩。所以寓君臣之教。笙奏南陔諸詩。所以寓父子之教。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合樂三終。歌二南諸詩。所以寓夫婦之教。然則因一事而兼羣義。有不盡泥其事者矣。其與春秋時賦詩之禮。又自有不同者。不必如竹村所疑也。但雖不必泥其事。而未嘗不專有其詩。以司樂者各有所屬故也。若賦詩言志。如荀偃所云。不類。蓋指攜貳之詞耳。

經史問答卷三終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四

餘姚史夢蛟重校

三傳問目答蔣學鏞

問 荀息之傳奚齊也阿君命以成危事故左傳以白圭之玷惜之而春秋之書法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顧亭林曰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荀息言之則君命也彼枯菹之歌出而里克以畏死改節矣則荀息不可謂非義也然則叔仲惠伯更非荀息之比而亭林反詆之何哉

答 惠伯豈是荀息之比蓋其所傳者應立之世子既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弑之是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今求聖人所以不書之故而不得乃妄詆之則亭林之謬

也。亭林之前亦有揚人馬駢曾爲此說，皆不知大義者也。苟息在晉，其料伐虞之事固知者，然卽其知而言之，亦非能導其君以正者，不過徇其吞并之私而行其狙詐已耳。及其老而耄，以身殉亂，聖人所以書之，以爲猶愈于里克、丕鄭之徒也。非竟許之也。若惠伯則真忠也。假如亭林之言，必使魯之臣皆如季孫行父、叔孫得臣、俛首唯阿，往來奔走，以成襄仲之事，而後謂之識時務，與賢如行父，尚且不免，而惠伯能爲中流之一壺，後人乃從而貶之，則天地且將崩裂矣。當付托之重，亦有不死以成事者，季友是也。是必諒其時勢與其才力，以集之而後可也。不然，不如死之愈也。亦有竟得成事而

適以亂濟亂者，里克是也。又不如死之愈也。然則惠伯何歉乎？曰：惠伯以宗臣居師保，倘責其疏忽，不能豫測襄仲之逆，而弭奸除賊，則或惠伯之所服也。雖然，季友先去叔牙，竟不能去慶父，則事固有難以求備者。聖人論人，不如此之苛也。且夫惠伯之死，其帑奔蔡，已而復之，豈非宣公亦憐其忠，襄仲亦自慚其逆，行父之徒，終有媿於公論，而卒全其祀乎？然則當時之亂賊，且許之，而後世人妄誡之，吾之所不解也。曰：然則聖人之不書何也？曰：其文則史，是固舊所不書也。聖人無從而增之，而况旣諱國惡，不書子赤之弑，則惠伯無從而附見。曾謂惠伯反不如苟息者，真邪說也。

問 萇宏合諸侯以城成周衛彪侯曰萇宏其不沒乎國語有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氏此言蓋推周人殺萇宏之張本果爾則萇宏固周之忠臣也何以貶之

答 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萇宏之死求其先兆而不得則以此當之其說在外傳為尤詳然可謂誣妄之至假如其言則是人臣當國事將去必袖手旁觀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知其不可而為之者皆有天殃宇宙更無可支柱之理成敗論人之恃一至於此唐柳子厚呂化光牛思黯已非之矣雖然吾於萇宏之事亦有疑焉左氏言周之劉氏晉之范氏世為婚姻故朝歌之難周人與范氏事定趙鞅以為討周人乃殺萇宏以說夫范

中行之搆難不過欲并趙氏范中行之據朝歌趙氏之據晉陽其叛則同及范中行既不克而伐公宮攻都邑連齊衛結戎蠻以傾故國則其猖狂已甚萇宏周室之忠臣也將扶國命於既衰射狸首以詛諸侯之不廷者則欲使天子得有其諸侯即當使諸侯有其大夫今不能助晉討賊而反從而城之是則萇宏之失也稽之往事孫林父之叛衛也而晉人戍之是晉霸中衰之時欒盈之叛晉也而齊人救之是齊靈極亂之時魚石之叛宋也而楚人救之是楚霸中衰之時是皆倒行逆施之事是以穆叔雍榆之役春秋善之與國尚然況天下之共主乎况敬王之入晉也崎嶇伊洛之間其幸而得

濟晉之力也而忽左袒於其叛臣是則萇宏之失也雖然細覈之則亦未必信然也夫當時之助范氏者齊也衛也鄭也而周無聞焉周之力亦非能以兵為助者也不過劉范婚姻或有通問往來而已趙鞅悍矣然終不能得志於齊衛諸國而區區守府之周則敢從而討之是鞅之悖更不可問也故萇宏之死吾終疑其有屈蓋劉范以婚姻有連染而宏不過劉氏之屬也晉人之討乃在劉而劉竟以宏當之其罪未必在宏也宏之忠勤其在劉必為同事者所忌而因借是以陷之故其血三年而化碧而左氏無識并其城成周而亦貶之則其碧千年不可滅矣韓非謂叔向讒萇宏出於不考是時叔

向之死久矣而其以讒而死則事之所或有也

問楚莊入陳諸家皆以討賊與之獨東發先生貶之其大要謂夏徵舒之弑在宣十一年辰陵之盟弑已及年何以不討向來讀春秋者未嘗計及于辰陵之役直至東發始及之楚莊既欲討陳何以先與之盟誠不可解也

答東發抉出辰陵之盟可謂善讀經者然於既盟而又伐之隱情尚未之得也夫是時楚方與晉爭陳爭鄭以爭宋總是求霸亦何討賊之有果討賊乎辰陵之盟陳成公正在會畱之而與共討夏氏可矣更進於此并責成公以不能除不共戴天之仇廢之而以兵入陳除夏

氏置君焉則王者之師矣何以親執牛耳與之誓神成禮而退夫霸者之制嗣君雖有罪得列於會則不討雖非王制然亦春秋之例也是楚莊之無意伐陳可知也然則何以不久而伐之曰陳成公仍叛楚而卽晉意當時當國者必夏氏則主從晉者亦夏氏故楚莊必取夏氏而甘心焉而納孔寧儀行父以撓其權不然二人者逢君之惡而陷靈公于死其罪大矣夏氏宜討而二人之奔楚久矣辰陵之盟何以不納至是而始遣之也然則以爲討賊真贖贖者矣曰旣縣之而又封之何也曰是亦別有故焉而左氏以爲申叔時之諫亦附會之談也家語并附會於孔子之稱之皆非也蓋是時陳成公

尙在晉楚果縣之晉人未必竟束手也則爭端起矣故不若因而封之則陳自此必不敢更叛楚矣是則所以封之者終以晉之故也吾於是嘆聖經之嚴也大書辰陵之盟而其義見矣然而左氏則昧矣

問據史記則夏氏弑君自立成公以太子奔晉楚人迎而立之也而不見於左傳何也

答是史記之誣也夏氏未嘗自立成公已豫辰陵之盟何嘗以太子出奔乎使謂夏氏自立則辰陵之盟孔子豈肯書爲陳侯可不辨而明也

問經書陳靈公之葬說者以爲前此竟未嘗葬而楚葬之則楚亦可稱矣

答 陳公已即位靈公安有不葬之理是蓋楚假討賊之名爲之改葬而遍告於諸侯者既告則書之亦非褒也  
問越境乃免之說春秋人託之於孔子者先儒多已非之先生以爲陳文子之去他那邊伯玉之出近關皆爲此說所惑後世人臣不可援以爲例夫宣孟之罪世所知也文子則亦在可疑之列者也獨伯玉似不可同年而語故近有閩人郭植再三爲之申雪願先生詳論之  
答 伯玉乃孔子所嚴事愚豈敢妄議之然近關再出終不無可疑也伯玉位在庶寮其力固不足以誅孫甯即其地亦非能通密勿有聞即可入告者故凡責伯玉以不討賊不死節皆屬不知世務之言伯玉所處不能討

賊亦不必定死節也唯是伐國不問仁人則聞孫甯之謀而去固義所宜而既去而即返則義稍未安蓋父母之邦雖不忍棄而與亂臣賊子比肩旅進則君子寧棄父母之邦而不居矣即令返亦何可以再仕吾傷伯玉之賢生遭亂世所遇大故不一而足視其君之出入生殺如奕棋而乃以近關之出爲定算禍作而去禍止而返仍浮沉於鴟鵂構杙之羣以是爲潔身則似於義固有歉也故郭氏之言但知附會伯玉而不知爲後世人臣峻去就之防者也唯是伯玉之年齒則固有可疑者獻公之出當襄公之十四年又八年孔子始生而其時伯玉已與聞孫甯之事則必其人名德已重然後孫甯

思引以共事蓋最少亦當三十矣乃又歷一十八年為襄公之三十一年又歷昭公之三十二年定公之一十五年至哀公之元年孔子再至衛主於其家則上距孫甯逐君之歲已六十有六年伯玉當在九齡以外而史魚猶以尸諫而引之南子尚聞其車聲而識之則猶未致仕也伯玉即如此長年必不如此固位是大可疑也故吾竊意近闕再出不知何人之事而誤屬之伯玉以是時伯玉必未從政也左氏書中以九十餘歲老人尚鮑文子皆可疑而伯玉尤甚

宋之盟楚先歃而經仍先晉左氏以為晉有信也孔子脩春秋其文則史豈有自取諸侯之次第而竟改之

者是謬說也然則楚未嘗先歃與楚先歃而經何以先晉與

答善哉問也若以有信遂先之則前者清邱之盟唯宋有信何不加宋於晉上也蓋當時在會之坐次本晉為先而楚次之經文所書會之序也及盟而楚人爭先則楚駕於晉矣而經文不復出但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則楚之先無從見矣試觀既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而趙孟為客則晉仍先楚以堂堂首歃之子木至是不能爭也則諸侯本先晉之明驗也若謂孔子所欲先即先之則安有斯理是開宋儒迂誕之說者左氏也問然則使楚竟駕晉於會春秋將遂先楚乎

答是又未必然也。春秋固不敢擅改載書之次第。然畢竟須重王爵。晉自文公以來。天子命之爲霸。非楚人所敢望也。是以黃池之會。吳竟駕晉矣。然春秋書曰公會。晉定公及吳夫差于黃池。則內外進退之旨。了然可見。使宋之會亦若此。則書法亦若此矣。聖人經文之妙如此。然後知春秋雖不予晉。而如郝氏毛氏妄謂春秋最惡晉而許楚者。妄也。

問孔子之卒。杜氏謂四月十八日乙丑。非已丑。五月十二日乃已丑。然史記孔叢皆作已丑。與左氏合。則恐是杜氏長歷之訛也。吳程以大衍歷推之。乃四月十一日。不知誰是。

答前二年五月庚申朔。是左氏所紀。下距是年四月中間當有一閏。以庚申朔遞推之。六月朔爲庚寅。七月八月朔爲己未。己丑。九月十月朔爲戊午。戊子。十一月十二月朔爲丁巳。丁亥。次年正月二月朔爲丙辰。丙戌。三月四月朔爲乙卯。乙酉。五月六月朔爲甲寅。甲申。七月八月朔爲癸丑。癸未。九月十月朔爲壬子。壬午。十一月十二月朔爲辛亥。辛巳。而閏月及次年正月朔爲庚戌。庚辰。二月三月朔爲己酉。己卯。四月朔爲戊申。是四月十八日。乃乙丑也。若四月十一日。乃戊午也。杜氏似不謬。宋潛谿謂是年四月壬申朔。則謬矣。

問叔孫莊叔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虺也。豹也。而皆以

名其子。今考莊叔之子一僑如一豹而無虺何也。

答永樂大典中尚載有春秋世系世譜諸書世間所無。愚嘗考之。蓋叔仲昭伯乃虺也。據杜氏則昭伯名帶。左傳帶之名見於策。或者本名虺而後改爲帶。歷攷左氏史記世本其有二名者亦多。叔仲氏由惠伯惠伯卽莊叔之庶兄也。死於子惡之難。其帑奔蔡。已而復之。虺卽惠伯之子。莊叔以其猶子而名之。未可知也。世系以虺爲惠伯之子。世譜則以爲孫。如左傳所云當是子也。

問屠岸賈事之誣。孔穎達於左傳疏已辨之。容齋東萊深寧又辨之。可以無庸置詞。獨西河謂史記年表所書原盡與左氏合。而世家則必采異聞。是必年表成於談

而世家成於遷。故有互異。今考之年表並無所謂合於左傳者。豈西河曾見舊本。而今所見多脫落乎。

答年表之易有脫落固也。愚考之晉世家景公三年下宮之禍。徐廣曰按年表朔將下軍救鄭。及誅滅皆在是年。則舊本年表固有之。而今本脫落。但正與世家合。不與左氏合。西河好作僞。每自捏造以欺人。如此蓋不可勝數也。

問春秋之時皆世卿。故以庶姓而起者甚少。管子之後不見於齊。孫叔僅得寢邱之封。孔子則不終於位。蓋世卿之勢重也。然世卿亦未嘗無益於國。何道而持其平。答春秋之時兵枋皆在世卿。故高子之鼓。國子之鼓。與

君分將而管仲亦終不得豫也。邲之戰，孫叔亦不得主兵事，斯庶姓所以終不能抗也。陽處父爲太傅，其力足以易置中軍，而賈季殺之，甚易亦以無兵也。孔子隳都亦終是三家主兵，則世卿之勢自難動。然而世卿終是有益於國，故卒不能廢。要之果有賢主，則世卿自無從竊柄，而庶姓亦無難於參用。苟無賢主，則皆不足恃，特以其極言之。晉亡於三家，齊亡於田氏，而魯衛之任用宗室，不過爲其所專擅，未聞有他，則世卿差勝矣。

問秦誓皆以爲敗殺歸後所作，史記則以爲王官之役封尸歸後所作，誰是？

答似當以史記爲是。蓋穆公敗殺悔過，則不復與彭衙

之役矣。何至於三出及王官之役，亦無大捷，不過晉人以其憤兵不復與校，而穆公藉此自文，以爲稍挺。及其封尸發喪，不覺有媿於中，而爲此誓。然次年又伐戎，則終未嘗踐此誓也。

問晉文公初入國受王命，設桑主，韋昭曰：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虞主用桑。天子於是爵命世子，卽位受服，文公不欲繼，惠懷自以子繼父位，故行踰年之禮，是否？

答是乃大非禮。文公以惠公之欲殺之也，又以懷公之脅其從亡之臣也，舅犯又以狐突之死，恨之深，故如明代革除之禮，而趙衰司空季子賈它之徒，亦非能真識典禮者，所以有此。夫惠公之立，非草竊，蓋亦天子所嘗

命之者而惠公亦頗有伐戎救周之勳。雖其後敗韓聲望頓喪。然王命不可滅也。命惠公者亦襄王命文公者亦襄王革除惠公是卽革除王命矣。而可乎。然則當如何。曰文公自不肯繼惠公。然正不必設桑主也。是所謂欲行典禮而適以成不學無術之謬者。內史與猶從而極譽之。所謂以成敗論人者。先儒嘗稱司空季子之論。姓以爲知古。予謂如季子者。適以掌故成其佞。蓋其論。姓乃以勸納辰嬴也。辰嬴無論曾配懷公。卽其未配。乃穆公之女。便是文公之甥。而可納乎。又何咎乎。楚成王也。

問富辰言密須之亡由伯姑。韋昭疑文王滅密不由女。

愚以爲或別有一事是否。

答是也。蓋指恭王所滅之密。其事卽見外傳。恭王游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從之。伯姑。殆卽三女中之一也。富辰所指鄆鄆。聘息鄆廬。皆周時所亡之國。則非文王所伐之密。

問申生之死。諡爲共君。韋昭曰。諡法旣過能改曰恭公。

以此諡竊恐獻公未必肯加申生以諡。故昭以中諡當之。檀弓孔疏。則諡法敬順事上曰恭。是佳諡矣。誰加之。答當是惠公改葬時加之。非獻公也。獻公坐申生以不孝。豈復加諡。亦豈以其一死而謂之改過。是韋之謬。孔說是也。

問友之詩見於外傳亦武王克商所作疑亦大武諸章之一而今周頌無之豈孔子所刪耶

答友之為名頗與賚桓武諸章相似然周初頌樂如樊遏渠諸名目皆別用一字成王之樂又曰酌不可曉也據外傳言則友是飢歌乃樂之少章曲者則不在大武諸篇之內矣今周頌無之亦難強為之詞也

問晉文公之入國中一族掌近官胥即司空季子也籍即籍父之先也狐則咎犯兄弟箕即箕鄭也樂卻先韓即後之世卿也羊舌則職也董即因也而栢無所考敬質之

答栢與伯通蓋伯宗之先也

問韋昭注外傳晉賈宅狐偃之子太師賈季也公族姬姓食邑於賈字季按內傳則賈宅似又是一人

答韋氏誤也晉故有賈氏七輿大夫之中右行賈華是也蓋故是晉之公族賈宅在從亡諸臣之列公孫固曰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宅則與咎犯等夷非父子矣狐氏雖亦姬姓然戎種非公族也至咎犯之子始稱賈季而其氏仍以狐是猶之士會稱隨會也襄公之世趙盾將中軍賈季佐之而陽處父為太傅賈宅為太師二賈同列計其時宅為老臣而季新出安得合而為一也

問杜氏注左傳謂陸渾之戎即姜戎姜戎即陰戎又即

九州之戎不知是否。

答以左傳諦考之。姜戎即陰戎。陰戎即九州之戎。而非陸渾之戎。蓋以戎子駒支之言。參之昭九年。詹桓伯之言。則姜戎即陰戎。無可疑矣。而九州之戎在晉陰地。見于哀四年。則九州之戎即陰戎。無可疑矣。杜氏曰。陰地自上洛以東。至陸渾。則似乎即陸渾之戎。而實非也。姜戎世為晉役。不他屬。而陸渾則頗兼屬乎楚。故昭十七年。為晉所滅。至哀四年。陸渾之滅已久。而九州之戎仍見於傳。則其非陸渾可知。蓋陸渾左近之戎。而非一種。觀左氏所云。楊拒泉。臯伊洛之戎。在渾陸未遷之先。則其地本多戎蠻。大抵姜戎最近晉。陸渾之戎則近楚。

唯近晉。故殺之役。晉得於倉卒中徵師。唯近楚。故荀吳之滅之。取道於周。託言有事於洛。與三塗。惟近晉。故蠻氏之亡。蠻子奔晉。唯近楚。故陸渾之戎之亡。陸渾子奔楚。雖地本相接。而各有所屬。楊拒泉。臯伊洛之戎。最先次之。則陸渾之戎。秦晉所共遷。姜戎則晉所獨遷。晉霸之盛。諸戎皆嘗受命。成六年。晉人侵宋。有伊洛之戎。有陸渾。有蠻氏。三部俱與於役。其後陸渾始屬楚。

春秋外傳。宣王敗績於姜氏之戎。即姜戎也。戰於千畝。則是時之姜戎深入。近鎬京矣。而內傳。昭九年。言姜戎本居瓜州。又言秦人逐之居瓜州。大抵周之盛時。姜戎本安置瓜州。宣王之時。則已內遷。及秦人有岐西。又逐

之還其故土而晉惠公招致之使居晉之南境也

晉之南境爲姜戎晉之東境爲草中之戎與酈戎晉之北境爲無終諸戎而姜戎自南境接於西境故得要秦師也以狄而言晉之北境爲白狄其東境爲赤狄而酈戎亦稱酈土之狄犬畧晉四面皆戎狄而亦用之以爲強故襄公用姜戎悼公用無終之戎成公剪赤狄景公同白狄以伐秦平公用陰戎獻公剪酈土之狄而惟白狄最久至春秋之末爲鮮虞至七國爲中山

問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卽管至父所戍地其一在陳畧之外黃卽桓公所盟其一在晉見于水經注然宰孔論桓公之盟以爲西畧則似非陳畧之外黃也

答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豫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畧而以爲陳畧是仍東畧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于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至於晉侯已經赴會以宰孔之言而還而是歲獻公亦卒桓公爲之討亂置君則宰孔以爲不復西畧者其言虛矣左氏成敗論人而不顧其言之無徵一至於此然則葵邱爲汾陰之葵邱方合

葵邱之會叛者九國是公羊之妄語是役也在會者尚

無九國之多誰為叛者故徐彥以厲等九國當之是妄語公羊之言蓋亦因晉侯之中道而返而附會之

問春秋之世陳宋二王後故有太宰吳楚僭王故有太宰魯亦有太宰而鄭亦具六卿然竊有疑焉趙武以冢宰稱子皮是執政也而蕭魚之役石龜以太宰為伯有之介則又卑矣是何也

答是時侯國雖置太宰然執政終以司徒如宋之六卿其聽政者司城也鄭亦然故子孔以司徒當國况是時鄭之六卿皆七穆也石龜非但不在七穆且疑是庶姓則其卑宜矣趙武以冢宰稱子皮者是泛舉上卿之官以稱之不足泥也蓋司徒以下三卿是王官故雖有太

宰而終處其下即楚之令尹司馬亦在太宰之上故春秋侯國之太宰非執政也

問鄭之三卿亦可疑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則司徒在二卿之下矣是何也

答非也是因子駟子國子耳同死而牽連序之非其官之序也試觀戲之盟則其序首子駟次子國次子孔而次子耳矣蓋子孔是公子子耳是公孫故也是又以其行輩序之及子駟死則子孔以司徒當國矣

問宋儒以子程子為稱本於公羊傳亭林不以為非而西河力詆之就是

答是在明莊烈帝已嘗詰之謂以子程子為尊稱何以

不稱子孔子何以不稱子孟子不始自毛氏也然毛氏所難亦未悉攷之宋人如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為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又先乎此是即公羊傳中自稱子公羊子之例也更遠考之荀卿稱宋鉞為子宋子王孫駱稱范蠡為子范子是皆平輩相推重之詞不以師弟也顧氏據公羊所言特其一節耳

問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為魯境內地以居嘗與許証之嘗亦魯近地也是否

答此則厚齋之誤之了然者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祊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

亦近魯則鄭何畏於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此求異於前人而失之者

問左傳宣十一年楚封陳鄉取十人以歸謂之夏州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裴駟曰左傳不言夏州所在酈元于水經竟系宛邱則是仍在陳都非以歸楚者也其謬明矣厚齋引車允所撰桓温集序曰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正義曰大江中洲也夏水口在荆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厚齋之證似佳

答未可信也夏汭再見左傳即夏口也夏汭蓋以夏水得名而夏州則以夏南得名各有緣起不可牽合者一也考烈時楚已弱由江陵而東遷矣江陵已入秦夏州

猶待兵取必另是一地不可牽合者二也杜元凱官荊州其所闕如必其所不可考者不可曲為牽合三也故曰鄺元自謬厚齋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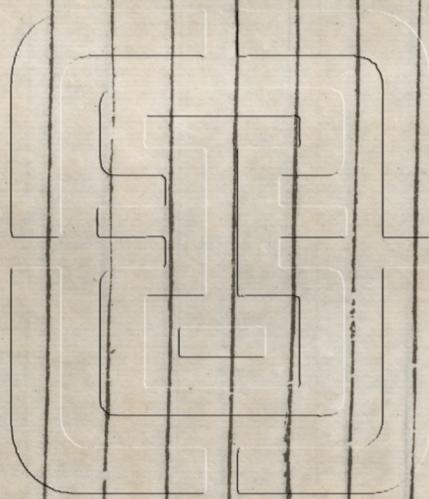
問 冷州鳩對大武之樂其第四終曰羸內韋昭無注世本有饒內是舜所居一作姚墟帝王世紀作媯墟杜岐

公曰卽周語之羸內音媯墟也是否 答 此說可疑謂饒內卽姚洑可也音相近形相通也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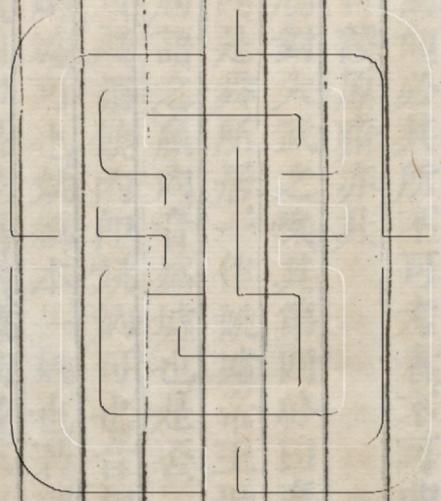
姚墟卽媯墟可也姚媯本一姓也若謂姚卽音羸于古無見且羸內卽果是媯洑據尚書或以為二水名或以

為一水名俱未可定如何卽以為大武樂中一終之名岐公非妄言者况王厚齋又迷之必別有據惜其語焉

而不詳今亦無從得博物者而正之以雍州無羸水之名也



經史問答卷四終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五

餘姚史夢蛟重校

三禮問目答全藻

問 方侍郎望谿云古人言三公者多矣未有言四輔者  
 言師保者多矣未有言疑承者王莽置四輔以配三公  
 又為其子置師疑傅承阿輔保拂之官拂即弼而劉歆竄  
 入文王世子以見其為二帝三王之舊制胡他書更無  
 及此者然否

答 以三代之前並無四輔之官其說是也若以為劉歆  
 所竄入則未然蓋侍郎不讀雜書頗類程子即如史漢  
 侍郎但愛觀其文章而於考據則弗及也四輔之名見  
 於尚書之洛誥而益稷篇之四隣史記作四輔尚書大

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而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是言四輔之官之始也賈太傅新書引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誠立而惇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按其文稍與大傳不符而大畧則同漢書谷永公車之對曰四輔

既備成王靡有過事杜業傳謂王音曰周召分陝並爲弼疑是皆本賈傅之言也孔叢子曰疑承輔弼謂之四近是豈皆劉歆之所竄與故不可以王莽所常用者而竟以之罪歆也然而秦漢以上則固無此官也若謂周召望佚常爲之則何以不見於尚書之周官草廬因不得已而爲之辭以爲三公是周制四輔是唐虞以來之制則又何以不見於二典乃援四隣之文卽指爲四輔以爲古制誰其信之又援周官師保之名合之疑承而芟去輔弼以爲周制又誰其信之故侍郎以爲絕無此官者是也特不可以爲劉歆竄入也愚嘗謂爲此說者蓋在周秦之間文獻譌失好事者所造作故伏勝賈誼

皆記之。再考甘石星經有云：天極星旁三星爲三公，後句四星爲四輔。斯則出於伏賈之前者。然則其爲七國時人之說固無疑也。至於漢唐經師，又原不盡同。星經之說是以洛誥四輔，孔安國以爲四維之輔，而正義以爲周公事無不統，以一人爲四輔。唯安國孝經注天子爭臣七人，以三公四輔當之，而邢氏正義已非之。然則文王世子之不足信，古人已早言之。特侍郎竟以他書更無及此，則反失之矣。

問禮記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康成曰：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釋之者曰：正姓如姬姜，庶姓

如三桓七穆，是否。

答異哉康成之言也。周禮秋官司儀曰：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康成曰：同姓，兄弟之國。異姓，婚姻甥舅之國。庶姓，無親而勲賢者。故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同姓又親於異姓，而三揖之禮由此等焉。然考左傳隱公二十一年，滕薛來朝，爭長。滕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魯自周公以至武公，皆娶於薛，不可謂非婚姻甥舅之國。而滕猶以庶姓目之。蓋成周異姓之封，如媯如妘如子，則三恪如姜，則元臣皆族類之貴者。薛雖太皞之裔，而先代所封，又加以弱小，故降居庶姓之列。然則異姓因有貴姓而始有庶姓，亦不僅以親疎言也。若同

姓則安得有所謂庶姓甚矣康成之謬也何以解大傳蓋嘗攷之古之所謂姓氏原有別三桓七穆是氏也非姓也受氏之禮多以王父字爲氏而亦或有以父字賜氏者國僑之類是也或有及身賜氏者仲遂之類是也不必高祖始有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姓太史公承秦項喪亂之餘姓學已紊故混書曰姓某氏儒者譏之若如康成所云則氏固可以言姓太史公又何譏乎况姓一定而不易氏遞出而不窮以三桓言之仲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南宮氏子服氏叔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叔仲氏季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公鉏氏公甫氏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則仲慶父叔牙季友實三桓之

始祖也始祖爲正姓將無以三公子所受之氏爲正姓耶則正姓卽庶姓矣倘仍以姬爲姓耶則正姓并不出於始祖也若敬叔諸家所受之氏是又庶姓之小支也姓固如是之不一而足耶此康成之言之必不可通者也至于大傳所云別姓竊疑非卽下文繫姓之姓姓者生也庶姓卽衆生蓋謂支屬別於上婚姻窮於下故疑若可以通嫁娶而無害至下文繫姓弗別始指所受之姓而言康成合而一之遂謂繫姓之外又別有所別之姓而所繫者出始祖所別者出高祖舛矣歸安沈編脩榮仁亦以予言爲然

問文昌第四星曰司命周禮亦有司命之祭而祭法列

魚尾書集 卷之三  
之七祀。然則今之祀文昌者，未爲無據。先生力言其謬，何也。

答：星宿之名，多出於甘石以後，而緯書又從而溷之，皆不足信。是以康成亦自支離分別，謂大宗伯之司命，則文昌第四星之神也。祭法司命是督察三命之小神也。其神各別，唯是三命之說見於孝經緯，援神契固誣罔。而文昌之名亦不古，然且無問其是否同異，要之大夫而下，無祭天神者，故愚不敢脩敬也。今世文昌之祭何所始，蓋始於元之袁清容，乃吾鄉前輩也。事見袁尚寶符臺集，而五百年以來，遂盛行。於是讒言四起，謂其爲梓潼人，而又有十七世輪迴之說，在周爲張仲，在漢爲

張良，在六國爲姚萇，又最後而其姓名爲張亞子，又或曰卽張仙也，則以文昌之神督察三命之神，而忽而入於仙佛之說，是狂且所言也。乃愚者惑於司命之目，曰是乃科舉功名之所升降者，爭起而禮之，而其祠乃闌入於學宮，然國家學校祀典終未之及也，則亦可以知其爲淫祀矣。故愚自少至長，未嘗禮也。

問：方侍郎望谿，謂春秋之世，罷政極多，獨淫祀則罕聞，而先生以爲十二諸侯之淫祀，具見於內外二傳，願得一數之，以在侍郎之疎。

答：侍郎不長於稽古，故有此言。嘗攷周之衰也，三禮放失，故天神地示人鬼之義不明，而妄惑於鬼神之說，此

淫祀之所由起。又其甚者，干名犯分，謂之逆祀。其說不  
可以更僕罄也。但鬼神之說，始於墨子。故漢志數墨子  
之宗旨，凡數條。而右鬼其一也。左氏蓋亦惑於墨子。內  
傳載之，不一而足。外傳不知果出左氏與否，而鬼神之  
說，則相爲表裏。如杜伯射宣王事，紀之自墨子，而外傳  
首載之。夫宣王以非罪殺杜伯，固過矣。然杜伯遂爲厲，  
以射宣王，則是君臣之義，但在於人，而不在於鬼。爲此  
說者，欲以明杜伯之枉，而不知適以成其罪。內傳因祖  
其說，以晉人非罪殺趙同兄弟，而其祖父爲厲，則皆誣  
謬之甚者。乃或謂以戒人君之妄殺，故公子彭生、渾良  
夫等事，不厭其怪，則曲說也。以祭祀而言，神降於莘，虢

人祭之，以求土，非淫祀乎。內傳所紀稍簡，外傳則詳述  
內史過之言，謂昭王娶房后，爽德協於丹朱，而生穆王。  
夫丹朱生於房，乃以魅鬼淫其千年以後之女孫，而生  
穆王，則是穆王已非姬氏之種。其誕不必深詰。國之興  
也，則以契爲元鳥所生，稷爲巨人跡所生，其季也，則以  
穆王爲丹朱所生。爲此言者，當有天刑，而謂周之內史  
敢以此告於嗣王，以誣其先世，有是理乎。又謂其勸王  
使太宰帥狸姓之傅氏以祭之，非淫祀乎。外傳但知虢  
公之祀爲淫祀，而不知內史之所陳，乃淫之大者。他如  
子產以博物稱，而其勸晉人之禳黃，能亦是淫祀。前此  
子產謂晉人當修實沈臺駘之祀可也。若夏郊，則豈晉

侯之所得祭而忽勸祭之左氏之無識也於衛甯武子之諫祀夏相以爲祀鄆何事然則崇伯失祭其於晉人何與甯武子而非也則可不然子產之說荒矣故韋昭亦疑其非謂晉爲周祭之夫子產原謂晉實繼周信斯言也是乃淫祀之兼以逆祀者乎若臧孫祭爰居則尚屬過之小者而柳下已勸色力爭使其聞丹朱崇伯之祭不知錯愕更何似也故左氏所載唯楚昭王不祭河是卓然有見者此外則甯武子之諫祭相二百四十年之中不惑於淫祀者二人而已乃有不惑於淫祀而反爲左氏所誚者則子玉也城濮之役河神以孟諸之麋索子玉之瓊弁玉纓此是妖夢謂子玉當恐想脩身以

敬共兵事則可謂其當媚河神以徼福則不可夫子玉安得有事於河若謂師行所過原有祭其山川之禮則安得示夢以索幣故子玉之不與猶滅明之不以璧與蛟也而謂其慢神以取敗是皆淫祀之說誤之也故子產立伯有子孔之後皆以鬼神立說而亦未甚當伯有乃子良之孫其先有大功則立後固宜子孔召純門之師乃是國賊何可立後若但以取精用宏爲說崔慶變卻孫甯諸亂臣孰非取精用宏者何以不能爲厲也故予嘗謂漢人讖緯巫鬼之說實皆始於春秋之世當時雖子產不免於是墨子之徒揚其波而至今莫之能正悲夫

問古傳謂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天神地示之祭如何立尸其說難曉

答此是漢人傳聞之語原未可信但天神地示必有配則尸卽以配者之子孫爲之外傳晉平公祭夏郊董伯爲尸韋昭曰董伯蓋姒姓也然則周公攝祭天於郊當以后稷之後爲尸攝祭天於明堂當以文王之後爲尸其謂太公爲尸者妄也泰山不知誰爲配周公未嘗至魯國固無祭泰山之事若禽父以後祭泰山便當以周公爲配齊人祭泰山便當以太公爲配而各以其後人爲尸推之九鎮四瀆皆然此雖其禮不見於經而可以義推而得之者若漢人祭江以伍胥配則非先王之禮

先王之禮唯諸侯於封內山川或以始封之君配而天

子祭之則必取其有功於是山川者然則三代而後求

合於禮如蜀人祭江當以李冰配楚人祭漢當以孫叔

敖配孫叔敖引雲梁人祭漳當以西門豹史起配曹濮

之間祭河當以王延世王景等配此其有功者也是乃

合於祭法伍胥非有功於江者也若謂其素車白馬而

主潮汐遂以配江是其說荒忽難信卽果有之亦當別

祭之不可卽以配江世苟有講明典禮之君子必以吾

言爲然至於春官神示諸祭各有配卽各有尸不知其

詳何若然大抵有功者卽爲配主其事者卽爲尸故墓

祭則冢人爲尸其餘亦皆可以推而知之

問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而楚滅之先儒謂祝鬻二祭原祇應楚國大宗行之夔不應祀也楚人特借其名以遂其并小之私其說似有據然則凡蔣邢茅遂皆不祭周公乎

答 是說也愚初亦主之近而稍疑其不盡然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者同姓之諸侯也若異姓之諸侯則二王之後直用天子之禮樂以祭固得祖天子矣即三皇五帝之後特不用天子之禮樂而未嘗不祖天子蓋三皇五帝雖當代之天子必有祭而其子孫不可以忽然而已

是亦情也情之所在即禮也故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者不敢列之五廟以為太祖而別立廟以祀之太祖則

固以始封之君為之是其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曰然則禮何以無徵也曰有左傳不嘗云乎任宿須句風姓也實修太皞之祀夫太皞天子也而任宿諸國以附庸之小侯各主其祀然則祝鬻二祭但謂楚當主之而夔無庸者非矣而吾於是推而通之同姓之諸侯未嘗不然夫同姓之諸侯其五廟之太祖固以始封之君而未嘗不別有天子之廟故魯有周廟祖文王鄭亦有周廟祖厲王非僭也顧亭林曰諸侯若竟不敢祖天子則始封之君將何祭天下未有無祖考之人而况於有土者也

毛西河亦主此說 愚謂周禮散亡此必有大宗伯之明文許令諸侯各立所出先王之廟而特不以之入五廟蓋周禮

之別廟以義考之自屬多有假如周公之會於東都則別有祊在鄭國而况天子巡狩屬車所過身後自皆有廟則各令同姓諸侯司之不然反不如周公矣漢人郡國皆得立高皇廟其遺意也曰如是則不已近於禘乎曰是又非也天子於始祖之所自出固未嘗有廟也五年一祭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以其遠固無廟也若諸侯之於先王則反有廟以其近也然而祭則未嘗敢以始封之君配之是乃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者也故毛西河謂諸侯當有出王之廟則是若因此而謂魯可禘則又非也顧亭林亦是固二千年來之疑案而有此語今始得和齊斟酌而定其說者曰是則然矣然先儒

謂楚當祭夔不當祭本於禮宗子祭支子不祭之說也今以左傳任宿諸國均主皐祀之文考之則於禮經不合曰禮所云是為大夫言之也諸侯之與大夫地不同則禮有異夫古之大夫共仕於一國之中則宗子祭支子不祭是宗法也大夫以世而分族故桓族有季孟叔三家則季氏以嫡為大宗孟叔以庶皆合祭於季氏以季氏之祭合孟叔二氏之祖在焉故可不祭也諸侯則各居一國其勢不能相就如周公八子其為外諸侯則魯也邢也蔣也內諸侯則宰周公也凡也祭也胙也茅也如謂以大夫之禮繩之則惟魯得祭而外諸侯如邢蔣內諸侯如自宰周公而下皆不得祭周公於禮可乎

故魯固以周公爲始封之君。宰周公亦以周公爲始封之君。各爲太祖之廟。蓋周公身爲太宰。而子孫世守其采邑。其有廟無疑也。凡邢而下。不敢以周公爲太祖。入五廟。而亦未嘗不別立周公之廟。是以義推之而必然者也。其不敢以周公入五廟者。以支子也。其必別立周公之廟者。溯所自出也。是固不可以大夫之宗法裁之也。卽以大夫之宗法言之。試以曾子問觀之。亦多有變通之禮。而奈何竟以施之諸侯也。然則夔子不祀。亦自有罪。特楚人滅之。未必不借此以兼弱耳。

問亭林先生謂七七之奠。本於易七日來復。是以喪期五五。齋期七七。皆易數也。其說近於附會。然否。

答亭林儒者。非先王之法。言不言。至此條則失之。然此乃其未定之說。在初刻日知錄八卷。及晚年重定。則芟之矣。蓋自知其失也。七七之說。見於北史。再見於北齊書。孫靈暉傳。萬季野曰。究不知始於何王之世。三見於李文公所作楊垂去佛齋說。及皇甫持正所作韓公神道碑銘。則儒者斥之之言也。亭林何所見。援臯復之禮。以爲緣起。夫臯復之禮。始死升屋而號。豈有行之四十九日之久者乎。亭林於是乎失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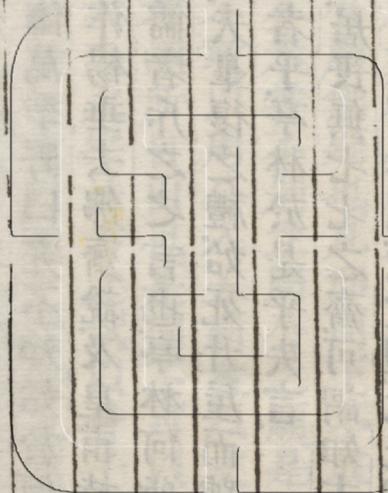
鶴浦鄭氏居喪無七七之齋。可謂知末俗之誤者矣。然其每浹旬一奠。亦非也。攷之禮。大夫則朔望二奠。若非大夫。則但行朔奠一次。謂之殷奠。然則五品以下者。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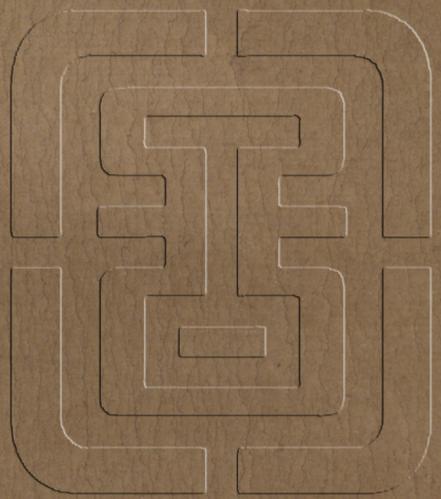
鮑增亭集

經史問答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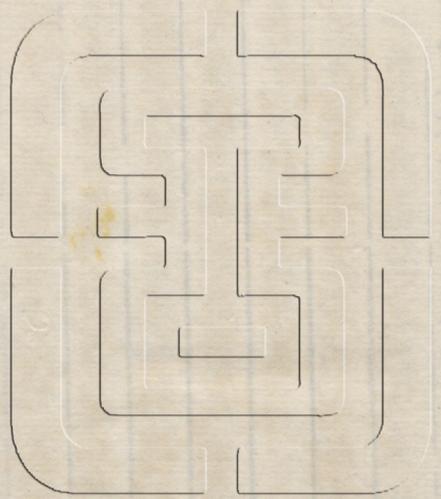
三次五品以上者朔望日各一次凡十次是禮也

經史問答卷五終





經史問答卷五終



三次五品以上者朝服日本一夫凡十次是禮也

